



清儒學案

世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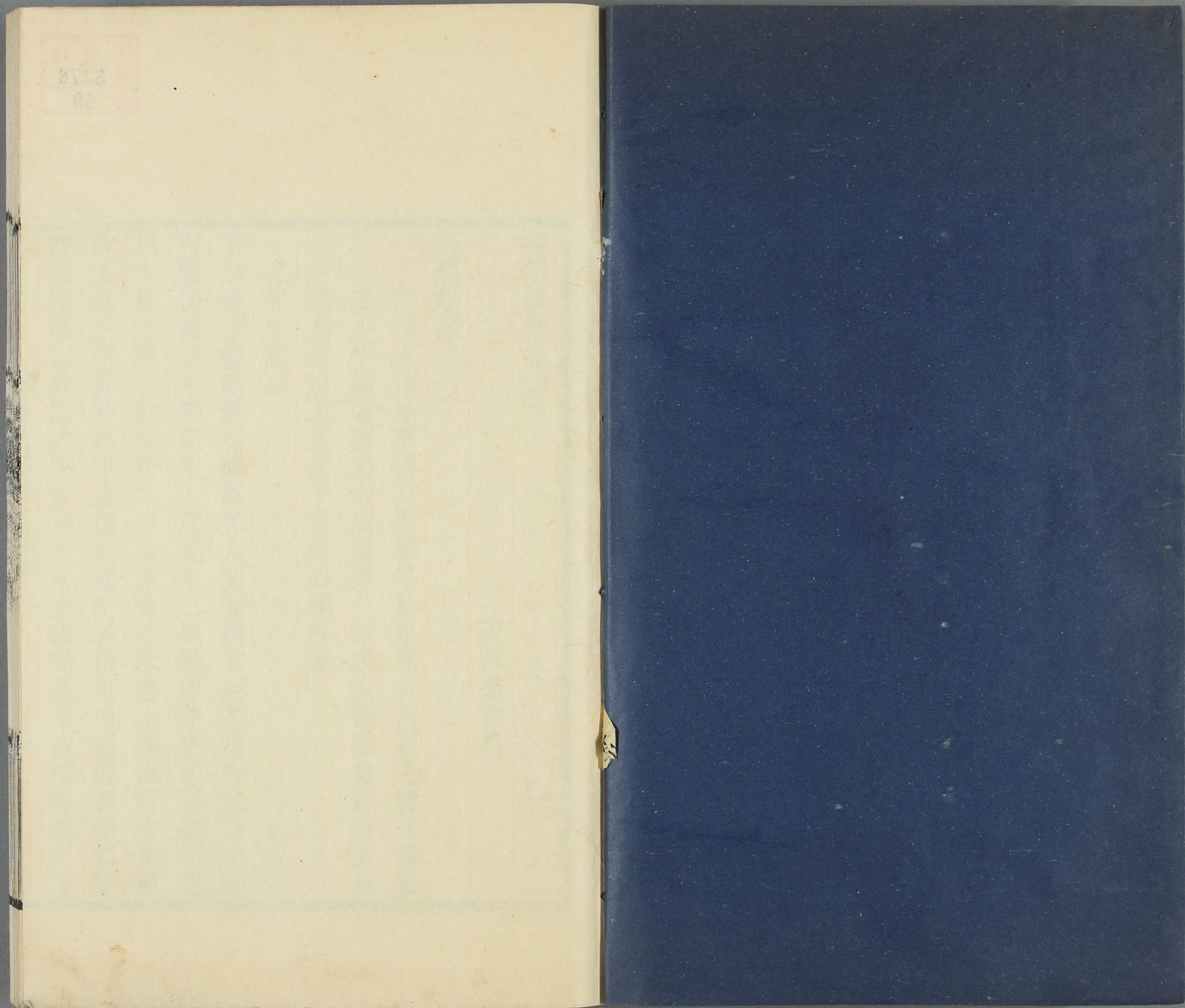


12

3276

49





清儒學案卷一百

天津徐世昌

昭和十五年
六月十八日
購求

石臞學案上

漢學大師惠戴稱首石臞學於東原有出藍之譽文簡繼
之小學訓詁實集大成高郵一派遂與蘇皖鼎峙嘉道以
來尤多宗王氏父子者述石臞學案

王先生念孫

王念孫字懷祖號石臞高郵人父安國官吏部尙書諡文肅學
有經法彊立不惑先生十歲讀十三經畢旁涉史鑑高宗南巡
以大臣子迎鑾獻文冊賜舉人乾隆乙未進士選庶吉士散館
改工部主事洊升郎中遷御史轉吏科給事中嘉慶四年仁宗
親政疏陳剿教匪六事首劾大學士和珅疏語援據經義天下

比之鳳鳴朝陽出爲直隸永定河道以河堤漫口罷特旨留工
工竣予主事銜查勘河南衡家樓河決又命馳赴臺莊治河務
尋授山東運河道在任六年復調永定河道會東河總督山東
巡撫以引黃利運異議召入都決其是非先生奏引黃入湖不
能不少淤然暫行無害詔從之已而永定河水復溢先生自引
罪休致道光五年重宴鹿鳴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九先生初從
學休寧戴氏東原受聲音文字訓詁其治經熟於漢學之門戶
手編詩三百篇九經楚辭之韻分古音爲二十一部於支脂之
三部之分段氏六書音韻表亦見及此其分至此祭盍輯爲四
部則段書所未及也官御史時始注釋廣雅日以三字爲率十
年而成書名曰廣雅疏證凡十卷其書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
觸類擴充於爾雅說文無所不達然聲音文字部分之嚴一絲

不亂蓋藉張揖之書以納諸說而實多揖所未知學者比諸酈
道元注水經注優於經云旣罷官以著述自娛著讀書雜誌凡
逸周書四卷戰國策三卷史記六卷漢書十六卷管子十二卷
晏子春秋二卷墨子六卷荀子八卷補遺一卷淮南子二十二
卷補遺一卷漢隸拾遺一卷都八十二卷於古義之晦鈔之誤
寫校之妄改者一一正之一字之證博及羣書其精於校讎類
此先生故精熟水利書官工部著導河議上下篇及奉旨纂河
源紀略議者或誤指河源所出先生力辯之紀略中辨譌一門
先生所撰也

參阮元撰墓誌 子引之撰
行述 繆荃孫撰儒學傳彙

廣雅疏證敘

昔者周公制禮作樂爰著爾雅其後七十子之徒漢初綴學之
士遞有補益作者之聖述者之明卓乎六藝羣書之鈐鍵矣至

於舊書雅記詁訓未能悉備網羅放失將有待於來者魏太和中博士張君稚讓繼兩漢諸儒後參考往籍徧記所聞分別部居依乎爾雅凡所不載悉著於篇其自易詩書三禮三傳經師之訓論語孟子鴻烈法言之注楚辭漢賦之解讖緯之記倉頡訓纂滂喜方言說文之說靡不兼載蓋周秦兩漢古義之存者可據以證其得失其散逸不傳者可藉以闕其端緒則其書爲功于詁訓也大矣念孫不揆樛昧爲之疏證殫精極慮十年於茲以詁訓之旨本於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羣分實亦同條共貫譬如振裘必提其領舉網必絜其綱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噴而不可亂也此之不寤則有字別爲音音別爲義或望文虛造而違古義或墨守成訓而鮮會通易簡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今則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

類不限形體苟可以發明前訓斯凌雜之譏亦所不辭其或張君誤采博考以證其失先儒誤說參酌而寤其非以燕石之瑜補荆璞之瑕適不知量者之用心云爾張君進表廣雅分爲上中下是以隋書經籍志作三卷而又云梁有四卷不知所析何篇隋曹憲音釋隋志作四卷唐志作十卷今所傳十卷之本音與正文相次然館閣書目云今逸但存音三卷是音與廣雅別行之證較然甚明特後人合之耳又憲避煬帝諱始稱博雅今則仍名廣雅而退音釋於後從其朔也憲所傳本卽有舛誤故音內多據誤字作音集韻類篇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其誤亦或與今本同蓋是書之譌脫久矣今據耳目所及旁考諸書以校此本凡字之譌者五百八十脫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後錯亂者百二十三正文誤入音內者十九音內字誤入正文者

五十七輒復隨條補正詳舉所由廣雅諸刻本以明畢效欽本為最善凡諸本皆誤而畢本

未誤者不在補正之列

最後一卷子引之嘗習其義亦即存其說竊放范

氏穀梁傳集解子弟列名之例博訪通人載稽前典義或易曉略而不論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後有好學深思之士匡所不及企而望之

讀書雜誌

讀史記雜誌敘

太史公書東漢以來注者無多又皆亡逸今見存者唯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而已宋本有單刻集解本有兼刻索隱本明季毛氏有單刻索隱本而正義則唯附見於震澤王氏本其單行者不可得矣是書傳寫或多脫誤解者亦有踳駁所亟宜辯正者也近世錢少詹事大昕作史記考異討論精核

多所發明足為司馬氏功臣後有梁明經玉繩作志疑一書所說又有錢氏所未及者而校正諸表特為細密余鄉好此學研究集解索隱正義三家訓釋而參考經史諸子及羣書所引以釐止譌脫與錢氏梁氏所說或同或異歲在丁丑又從吳侍御榮光假宋本參校因以付之剞劂凡所說與錢梁同者一從刊削尚存四百六十餘條一勺之流一卷之石未足以言海嶽之大也

讀管子雜誌敘

管子書八十六篇見存者七十六篇中多古字古義而流傳既久譌誤滋多自唐尹知章作注已據譌誤之本強為解釋動輒抵牾明劉氏績頗有糾正惜其古訓未閑讐校猶略曩余撰廣雅疏成則於家藏趙用賢本管子詳為稽核既又博考諸書所

引每條爲之訂正長子引之亦婁以所見質疑因取其說附焉
余官山東運河兵備道時孫氏淵如采宋本與余不同者錄以
見示余乃就曩所訂諸條擇其要者商之淵如氏淵如見而韙
之而又與洪氏筠軒稽合異同廣爲考證誠此書之幸也及余
淮南子校畢又取管子書而尋繹之所校之條差增於舊歲在
己卯乃手錄前後諸條並載劉氏及孫洪二君之說之最要者
凡六百四十餘條編爲十二卷學識淺陋討論多疎補而正之
以俟來詰

讀晏子春秋雜志敘

晏子春秋舊無注釋故多脫誤乾隆戊申孫氏淵如始校正之
爲撰音義多所是正然尙未該備且多誤改者盧氏抱經羣書
拾補據其本復加校正較孫氏爲優矣而尙未能盡善嘉慶甲

戌淵如復得元刻影鈔本以贈吳氏山尊山尊屬顧氏澗蘋校
而刻之其每卷首皆有總目又各標於本篇之上悉復劉子政
之舊誠善本也澗蘋以此書贈予時予年八十矣以得觀爲幸
因復合諸本及羣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爲校正其元本未誤而
各本皆誤及盧孫二家已加訂正者皆世有其書不復羅列唯
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尙有未確者復加考正其諫下篇有一篇
之後脫至九十餘字者問上篇有併兩篇爲一篇而刪其原文
者其他脫誤及後人妄改者尙多皆一一詳辯之以俟後之君
子

讀墨子雜志敘

墨子書舊無注釋亦無校本故脫誤不可讀至近時盧氏抱經
孫氏淵如始有校本多所是正乾隆癸卯畢氏弁山重加校訂

所正復多於前然尙未該備且多誤改誤釋者予不揣寡昧復
合各本及羣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爲校正是書傳刻之本唯道
藏本爲最優其藏本未誤而它本皆誤及盧畢孫三家已加訂
正者皆不復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尙有未當者復加考
正是書錯簡甚多盧氏所已改者唯辭過篇一條其尙賢下篇
尙同中篇兼愛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中篇及備城門備穴二篇
皆有錯簡自十餘字至三百四十餘字不等並見六卷末其他脫至
數十字誤字衍字顛倒字及後人妄改者尙多皆一一詳辯之
以復其舊此外脫誤不可讀者尙復不少蓋墨子非樂非儒久
爲學者所黜故至今迄無校本而脫誤一至於此是然書以無
校本而脫誤難讀亦以無校本而古字未改可與說文相證如
說文盲字篆文作隸作亨又省作亨以爲亨通之亨又轉爲

普庚反以爲亨煮之亨今經典中亨煮皆作亨俗又作烹亨行而享

廢矣唯非儒篇子路享普庚反豚其字尙作享說文苟讀若亟其乘屋之亟

自急敕也今經典皆以亟代苟亟行而苟廢矣唯非儒篇曩與

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其字尙作苟說文但謁也今經典皆

以袒代但袒行而但廢矣唯耕柱篇羊牛牝豢雍與養同今本雍譌作維

人但割而和之其字尙作但又有傳寫之譌可以考見古字者

城郭之郭說文本作辜今經典皆以郭代辜郭行而辜廢矣唯

所染篇云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案國語晉有郭偃無高偃郭卽

辜之借字知高爲辜之譌也說文敖古文殺字今經典中有殺

無敖殺行而敖廢矣唯尙賢中篇云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

賤傲萬民案賤傲二字語意不倫賤乃賊字之譌殺字古文作

敖與敖相似知敖譌作敖又譌作傲也說詳本篇說文佚以證反送也

呂不韋曰有仇氏以伊尹俟女今經典皆以媵代俟媵行而俟
廢矣唯尙賢下篇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案有莘氏以伊尹
俟女非以爲僕也俟僕字形相似知僕爲俟之譌也說文衝突
字本作衝今經典以衝代衝衝行而衝廢矣唯備城門篇云以
射衝及櫓縱衝衝形相似知衝爲衝之譌也衝謂是書最古故
假借之字亦最多如胡作故尙賢中篇故不察尙賢降作隆尙賢
中篇稷隆播種非攻下篇天命誠作情又作請尙同下篇今天
融隆火于夏之城隆並與降同君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節葬下篇今天下之士君子
中請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情請並與誠同後凡誠作情作請
者放拂作費兼愛下篇即此言行知作智節葬下篇智不智下
此放此志作之天志中篇子墨子之名也後凡志作之者放此
作智者放此志作之天志中篇子墨子之名也後凡志作之者放此
字作野非樂上篇高臺厚榭佗作也小取篇辟也者舉也物而
凡佗作也者放野居野與宇同佗作也以明之也也物即佗物後
此佗俗作他耕柱篇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管作
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欣與睇同

關耕柱篇古者周公旦非關叔公孟篇悖作費魯問篇豈不費
關叔爲天下之暴人關並與管同哉上文費作悖
從作松號令篇松上不皆足以見古字之借古音之通佗書所
隨下松與從同
未有也其脫誤不可知者則概從闕疑以俟來哲

讀荀子雜志敘

荀子一書注者蓋鮮獨楊評事創通大義多所發明洵蘭陵之
功臣也而所據之本已多譌錯未能釐正又當時古音久晦通
借之字或失其讀後之學者諷誦遺文研求古義其可不加以
討論與盧抱經學士據宋呂夏卿本校刊而又博訪通人以是
正之劉端臨廣文又補盧校之所未及已十得其六七矣而所
論猶有遺忘不揣固陋乃詳載諸說而附以鄙見凡書之譌文
注之誤解皆一一剖辨之又得陳碩甫文學所鈔錢佃本龔定
庵中翰所得龔士崑本及元明諸本以相參訂而俗本與舊本

傳寫之譌胥可得而正也汲深綆短自信未能所望好此學者重爲研究焉

讀荀子雜志補遺敘

余昔校荀子據盧學士校本而加案語盧學士校本則據宋呂夏卿本而加案語去年陳碩甫文學以手錄宋錢佃校本異同郵寄來都余據以與盧本相校已載入荀子雜志中矣今年顧澗齋文學又以手錄呂錢二本異同見示余乃知呂本有刻本影鈔本之不同錢本亦有二本不但錢與呂字句多有不同卽同是呂本同是錢本而亦不能盡同擇善而從誠不可以已也時荀子雜志已付梓不及追改乃因顧文學所錄而前此未見者爲補遺一編並以顧文學所考訂及余近日所校諸條載於其中以質於好古之士云

讀淮南雜志敘

淮南內篇舊有許氏高氏注其存於今者則高注非許注也前有高氏敘一篇天文篇注又云鍾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則其爲高注無疑其自唐以前諸書所引許注有與今本同者乃後人取許注附入非高氏原文也

凡注內稱一曰云云者多係許注則其爲後人附入可知宋

人書中所引淮南注略與今本同而謂之許注則考之未審也道藏本題許慎記上蓋沿宋本之誤是書自北宋已有譌脫故爾雅疏埤雅集韻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已多與今本同誤者而南宋以後無論已余未得見宋本所見諸本中唯道藏本爲優明劉績本次之其餘各本皆出二本之下茲以藏本爲主參以羣書所引凡所訂正共九百餘條推其致誤之由則傳寫譌脫者半馮意妄改者亦半也有因字不習見而誤者若原道篇先

者踰下則後者躐之躐女展反故高注云躐履也音展非展也而各本乃誤爲躐矣

凡據諸書以正今本者具見於本條下後皆放此

兵略篇涉血躐

賜輿死扶傷躐亦履也而各本又誤爲屬矣齊俗篇穿窬拊槌扣墓踰備之姦扣戶骨反掘也各本扣誤爲抽墓誤爲箕高注扣掘也掘字又誤爲握則義不可通兵略篇毋扣墳墓藏本扣字又誤爲扣矣說山篇鐸鼎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鐸讀若彗高注曰小鼎也各本鐸誤爲錯又誤在鼎字下矣說林篇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杙泛釣浮也杙讀若兀動也機動則得鼠泛動則得魚故高注云杙動動則得魚也而各本杙字乃誤爲杭矣使但吹竽使工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拙人也讀若癰疽之疽字從且不從旦故高注云但讀燕言鉏同也而各本乃誤爲但矣使但吹竽使工厭竅者厭於葉反與壓同

一指案也言使但吹竽而使樂工爲之按竅也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而各本工字遂誤爲氏矣脩務篇墨子趺蹠而趨千里趺讀若決高注趺蹠疾行也趨走也各本趺誤作跌高注又誤作跌疾行也蹠趨走也則義不可通矣以一箇之故絕穀不食餉卽噎字也而各本乃誤爲飽矣藜藿之生螟螟然日加數寸藿徒弔反卽今所謂灰藿也藜藿之高過人故云日加數寸世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藿而各本藿字遂誤爲藿矣秦族篇呖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呖於交反與咬同淫聲也字從天而各本乃誤作吹矣有因假借之字而誤者覽冥篇蚺鰂著泥百仞之中蚺鰂與鼃鼃同各本蚺鰂誤爲蛇鰂則與下文蛇鰂相亂矣道應篇孚子治亶父三年孚子卽宓子賤也宓孚聲相近故字相通而各本乃誤爲季子矣有因古字而誤

者時則篇孟秋之月其兵戍戍古鉞字也而各本乃誤爲戈矣
齊俗篇煎熬療炙齊味萬方齊讀爲劑味卽甘受和之和味與
味字相似而各本遂誤爲味矣條務篇感而不應敗而不動敗
古迫字也而各本乃誤爲攻矣有因隸書而誤者時則篇具枳
曲筥筐高注枳特也三輔謂之枳案枳讀若朕架蠶薄之木也
隸書枳字或作枳而各本遂誤爲撲矣覽冥篇井植生梓溝植
生條本經篇山無峻榦林無柘梓梓古櫟字伐木之更生者也
隸書梓字或作梓而各本遂誤爲梓矣精神篇樣桷不斷素題
不枅樣卽今橡栗字也隸書樣字或作樣而各本遂誤爲樸矣
本經篇芟野莽長苗秀高注莽草也隸書莽字或作莽而各本
遂誤爲莢矣道應篇於是伙非敦然瞑目攘臂拔劍隸書眞字
或作真與冥相似而各本瞑目遂誤爲冥目且誤在敦然之上

矣汜論篇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夸矜也隸書夸字或作夸而
各本遂誤爲本矣兵略篇疾如鏃矢高注鏃金鏃翦羽之矢也
隸書侯字作侯佳字作佳二形相似而各本鏃字遂誤爲錐下
文疾如鏃矢何可勝偶鏃字又誤爲鏃矣說林篇故解梓者不
在於捌格在於批批批竹甚反深擊也字從允允讀若淫故高
注云批擊批椎隸書允字或作允允字或作允二形相似而藏
本批字遂誤爲仇劉本又誤爲仇矣有因草書而誤者齊俗篇
柱不可以摘齒筵不可以持屋高注筵小簪也案筵讀若廷言
小簪可以摘齒而不可以持屋也筵與筐草書相似而各本遂
誤爲筐矣有因俗書而誤者原道篇欲穴之心亡於中則飢虎
可尾穴俗肉字也藏本穴誤作寅而各本又誤作害矣齊俗篇
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穴亦肉字也而各

清儒學案卷一百一
本又誤作穴矣天文篇日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
里離以爲朝晝昏夜離者分也俗書離字作離各本則脫其右
半而爲禹矣汜論篇姦符節盜管璽高注璽印封俗書璽字作
奎而各本遂誤爲金矣詮言篇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定
也俗書定字作疋而各本遂誤爲之矣說林篇若被蓑而救火
鑿寶而止水俗書鑿字作鑿各本則脫其下半而爲毀矣有兩
字誤爲一字者說林篇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
也賊心亡也賊害也亡無也言狂者與嬰兒皆無害人之心也
各本亡也之也誤爲山又與亡字合而爲岳矣有誤字與本字
並存者主術篇鴟夜撮蚤察分秋豪蚤或誤作蚤又轉寫而爲
蚊而各本遂誤作撮蚤蚊矣道應篇豐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
垢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鐵字或省作鐵因誤而爲鍼而各本

遂誤爲金鐵鍼矣有校書者旁記之字而闌入正文者兵略篇
明於奇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機祥資讀若該奇資
者奇祕之要非常之術也校書者不曉奇資之義而欲改爲奇
正故改正字於資字之旁而各本遂誤爲奇正資矣說林篇蘇
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步與故爲韻趨與趨爲韻隸書趨或作
趨故淮南書中趨字多作趨校書者以說文趨趙之趨音馳故
旁記馳字而各本遂誤作趨曰何趨馳矣有衍至數字者俶眞
篇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也湍瀨旋淵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
澗飛狐句注之險不能難也各本不能禁也下衍唯體道能不
敗六字則上下文皆隔絕矣有脫數字至十數字者原道篇此
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智者弗能避有所屏蔽也高注云
以諭利欲故曰有所屏蔽也各本正文脫有所屏蔽四字則注

文不可通矣道應篇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具於
強臺莊王不往明日子佩跣揖北面立於殿下云云各本脫子
佩具於強臺至明日十二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汜論篇故馬
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以帷爲衾牛有德於人者其死也葬
之以大車之箱爲薦各本葬之下脫以帷爲衾四字牛下脫有
德於人者五字葬下脫之字大車下脫之箱二字則文不成義
矣說山篇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
有形乎魂曰無有魄曰無有何得而聞也各本何得而聞上脫
魄曰無有四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一淵不兩蛟一棲不兩雄
一則定兩則爭高注云以日月不得並明一國不可兩君也各
本脫一棲不兩雄以下十一字又脫去注文則一淵不兩蛟句
孤立無耦矣說林篇或謂豕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簽名異實同

也頭蚤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各本脫名異實同也五字則
義不可通矣人閒篇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
拘之以爲傷者戰鬪者也不傷者爲縱之者傷者受大賞而不
傷者被重罪各本脫傷者戰鬪至縱之者十三字則上下文不
可通矣夫上仕者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大宰子
朱之見終始微矣仕與士同各本仕上脫上字先避下又脫患
而後就利至太宰子朱十六字則上下文不可通矣請公與僂
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其夜乃攻虞氏大滅其家各
本脫其夜以下十字則敘事未畢且與上文虞氏以亡句不相
應矣有誤而兼脫者原道篇輕車良馬勁策利鋸高注策筆也
鋸筆末之箴也鋸讀炳燭之炳鋸竹劣反炳如劣反藏本鋸誤
作鍛注文誤作策筆也未之感也鍛讀炳燭之炳則義不可通

矣有正文誤入注者主術篇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此引老子而釋其義也各本言建之無形也六字皆誤作注文矣說林篇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各本自然之勢四字誤入注則上二句爲不了語矣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燕適子懷於荆精相往來也各本精相往來也五字亦誤入注矣有注文誤入正文者道應篇田鳩往見楚王楚王甚說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惠王而說之高解予以節云予之將軍之節各本此六字誤入正文因見之下惠王之上則文不成義矣人間篇非其事者勿勿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高解非其名者勿就云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而各本此九字皆誤入正文矣有錯簡者天文篇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各

本其加卯酉三句錯簡在下文帝張四維運之以斗一節之下則既與上文隔絕又與下文不相比附矣有因誤而致誤者俶眞篇昧昧淋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淋讀若懋高注云淋淋欲所知之貌也昧昧淋淋一聲之轉各本淋淋誤作淋淋字書所無也而楊氏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淋字引淮南子昧昧淋淋矣主術篇夫寸生於稊稊生於日稊與秒同秒禾芒也各本標誤爲稊字書所無也而吳氏字彙補乃於禾部收入稊字音粟引淮南子寸生於稊矣齊俗篇夫蝦蟇爲鶉水蠆爲螽高注螽蜻蛉也隸書螽字或作螽因誤而爲螽字書所無也螽讀若蔥蔥字俗書作葱校書者記葱字於螽字之旁因誤而爲蔥傳寫者又以葱字誤入正文故水蠆爲螽各本皆誤作水蠆爲螽後人又爲之音曰音矛音務皆不知何據

而字彙補遂於虫部收入螻字音矛又於艸部苾字下注云音務引淮南子水蠱爲螻苾矣譬若水之下流燐之上尋也燐讀若標火飛也燐之上尋猶言火之上尋各本燐誤作煙而藝文類聚引此亦作煙且在火部煙下則唐初本已誤矣兵略篇推其揜揜擠其揭揭高注揜揜欲仆也揭揭欲拔也揜古搖字因其欲仆而推之故曰推其搖搖隸書揜字或作揜各本遂誤作揜字書所無也而古音餘乃於侵韻收入揜字引淮南子推其揜揜矣說山篇弊算甌甌高注甌甌帶甌讀鼃鼃之鼃也甌鼃皆從圭聲故讀甌如鼃各本甌誤作甌字書所無也高注鼃鼃之鼃又誤作鼃鼃之鼃而古音餘遂於梗韻收入甌字引高注甌讀鼃鼃之鼃矣說林篇遽契其舟橈高注橈船弦板橈讀如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汜之汜也范與危草書相似故各本橈字

皆作橈而古音餘遂於陷韻收入橈字引淮南子遽契其舟橈音汜矣有不審文義而妄改者原道篇乘雷車六雲蜺謂以雲蜺爲六馬也後人不曉六字之義遂改六雲蜺爲入雲蜺矣主術篇夫華騶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狼契契公八反狼契皆犬名也後人不知狼契爲何物而改爲豺狼其失甚矣齊俗篇故六騏驥四馱馱以濟江河不若竅木便者處勢然也竅木謂舟也古者謂所居之地曰處勢言乘良馬濟江河不若乘舟之便者處勢使然也後人不識古義而改處勢爲處世其失甚矣道應篇故莊子曰朝秀不知晦朔高注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後人依今本莊子改爲朝菌不知淮南自作朝秀不得據彼以改此也脩務篇夫亭厯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眾薺麥夏死而人曰夏生生者眾亭厯薺麥皆冬生夏死故互

言之後人不知亭厯爲何物而改爲橘柚其失甚矣有因字不習見而妄改者齊俗篇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脰者使之跖鐻鐻讀若華雷也跖踢也故高注云長脰以踢插者使人入深也後人不識鐻字而改鐻爲鑿不知鑿爲大鉏鉏以手揮不以足踢也說山篇視日者眩聽雷者聵聵女江反耳中聲也後人不識聵字而改聵爲聾其失甚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改者道應篇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有道也適讀曰啻言奚啻有道而已哉乃聖勇義仁智五者皆備也後人不知道與啻同而誤讀爲適齊適楚之適遂改有道爲無道矣有不審文義而妄加者覽冥篇夫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夫燧陽燧也故高注曰夫讀大夫之夫後人乃誤以夫爲語詞而於燧上加陽字矣汜論篇故使陳成常鳴夷子皮得成其難後人於

陳成下加田字而不知田卽陳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務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務於柔懦於亦爲也而後人又於於下加爲字矣人閒篇曉然自以爲智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智卽知字也曉然以下十六字連讀後人不識古字而讀曉然自以爲智絕句又於智下加知字以聯屬下文各本然字又誤在自字下則更不可讀矣故善鄙同誹譽在俗趨舍同逆順在君此言善鄙同而或誹或譽者俗使然也趨舍同而或逆或順者君使然也後人不達乃於兩同字上加兩不字則意相反矣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必死戰武戰士也必與畢同言戰士皆致死也淮南一書通謂士爲武後人不達又於武下加士字必下加其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加者本經篇異貴賤差賢不經誹譽行賞

詩傳卷一百
三
罰賢不卽賢否也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借字遂於不下加肖字
矣泰族篇天地之性物也有本末性物卽生物也後人不知性
爲生之借字乃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又於物也上加天地之
生四字其失甚矣有妄加字而失其句讀者泰族篇趙政不增
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句國語曰
云云後人誤以故亡國絕句遂於國上加其字矣要略曰進退
左右無所擊危危與詭同詭戾也主術篇曰舉動廢置無所擊
戾意與此同劉績不解無所擊危之義而於無所下加失字讀
無所失絕句而以擊危下屬爲句其失甚矣有妄加數字至二
十餘字者天文篇天有九野五星八風五官五府此先舉其綱
而下文乃陳其目後人於八風下加二十八宿四字又於注內
列入二十八宿之名而不知皆下文所無也又下文星分度一

節乃紀二十八宿分度之多寡非紀二十八宿之名後人不察
又於其末加凡二十八宿也六字斯爲謬矣太陰在寅朱鳥在
卯句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後人於下加蒼龍在辰四字
而不知蒼龍卽太陰也泰族篇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後人
於天地之道上加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數樂之失也淫詩
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六句此取詮言篇文而
增改之也不知下文自有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
失拘禮之失忤春秋之失訾六句若先加此六句則文旣重出
而義復參差矣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
故能化此以河之透蛇山之陵遲論道之優游也後人於道以
優游句上加入陰陽無爲故能和七字則與透蛇陵遲優游之
義咸不相比附矣有不審文義而妄刪者道應篇敖幼而好游

至長不渝解渝解猶懈怠也後人不知其義遂以至長不渝絕句而刪去解字矣人間篇城中力已盡糧食匱武大夫病武大夫士大夫也淮南書謂士爲武後人不達遂刪去武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刪者人間篇此何遽不能爲福乎能讀曰乃言何遽不乃爲福也後人不知能與乃同遂刪去能字矣有不識假借之字而顛倒其文者人間篇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而讀曰能言危不能安患不能解則無爲貴智也後人不知而與能同遂改爲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矣有失其句讀而妄移注文者說山篇無言而神者載無也有言則傷其神句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高解有言則傷其神云道賤有言而多反有言故曰傷其神據此則當以則傷其神絕句其之神者三字乃起下之詞之此也言此神者鼻之所以息

耳之所以聽也後人誤以則傷其神之神者爲句而移注文於之神者下則上下文皆不可讀矣有既誤而又妄改者汜論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葵之與莧則論人易矣玉與石葵與莧皆不相似故易辨也俗書葵字作葵美字作美葵之上半與美相似因誤而爲美後人又改爲美之與惡則不知爲何物矣人間篇噴然而歎噴然即喟然隸書賁字或作賁形與貴相似故噴誤噴而後人遂改爲憤矣修務篇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挖以元錫摩以白旃則鬢眉微毛可得而察挖讀若槩高注云挖摩藏本正文挖字誤作粉注文挖字又誤作於劉本又改於摩爲摩磨則誤之又誤矣泰族篇捷助而朝天下捷與插同助與芻同古笏字也插笏摺笏也隸書捷字或作捷形與挺相似故藏本捷字誤爲挺助字又誤爲助朱東光本

改挺肋爲搢笏義則是而文則非矣聘納而取婦冠纓而親迎俗書冠字作別與初字相似故藏本冠纓誤爲初纓而劉本又改爲紱纓矣有因誤字而誤改者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知化矣知化謂知事理之變化也化誤爲礼而後人遂改爲禮矣詮言篇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自死而天地無窮亦滔矣兩亦字皆誤爲尔而後人遂改爲爾矣有既誤而又妄加者俶眞篇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蝨蝨適足以翺翺許緣反小飛也翺誤爲翺後人遂於翺下加翺字不知蝨蝨之飛可謂之翺不可謂之翺翺也覽冥篇治日月之行律陰陽之氣高注律度也此三字傳寫誤在律字之下陰陽之上以致隔絕上下文義後人遂以律字上屬爲句而於陰陽上加治字矣主術篇不智而辯慧懷給則乘驥而或懷與懷同或與惑同高注云不智之人

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乘驥而或不知所詣也懷佞也傳寫以懷誤爲懷乘誤爲乘或誤爲式後人又於式上加不字則文不成義矣人間篇孫叔敖病且死且字因與病字相連而誤爲疽後人以下文謂其子曰云云乃未死以前之事故又於死上加將字而不知疽爲且之誤且卽將也有既誤而又妄刪者主術篇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南面而王天下焉藏本作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顛倒不成文理劉本又刪去王字則誤之又誤矣人間篇或直於辭而不周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周亦合也謂不合於事也隸書周與害相似故藏本周誤爲害而劉續不達遂於害上刪不字矣下文曰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周於事者也卽承此文言之傳寫誤爲不用於事而後人又改爲不可用矣有既脫而又妄加者主術篇是故十圍

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藏本脫而字劉績不能補正又於制開闔下加之門二字矣詮言篇故中心常恬漠不累其德累讀負累之累傳寫脫去不字後人又誤以累爲累積之累遂於累下加積字矣有既脫而又妄刪者天文篇天地之偏氣怒者爲風天地之合氣和者爲雨藏本上句脫地字劉本又刪去下句天字則是以風屬天雨屬地其失甚矣有既衍而又妄加者汜論篇履天子之籍造劉氏之冠冠上誤衍貌字後人遂於籍上加圖字以與貌冠相對而不知圖籍不可以言履也有既衍而又妄刪者主術篇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方者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藏本臣道方者作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以上十字藏本原文其員者運轉而無六字乃涉上文而衍劉績又

讀臣道員者爲句運轉而無方爲句而於方下刪者字則誤之又誤矣有既誤而又改注文者原道篇夫蘋樹根於水高注蘋大萍也正文蘋字誤作萍後人遂改注文之蘋大萍爲萍大蘋以從已誤之正文矣有既誤而又增注文者俶眞篇辯解連環辭潤玉石高注潤澤也正文辭字涉注文而誤爲澤後人又於注文潤澤也上加一澤字以從已誤之正文矣精神篇故覺而若昧生而若死昧讀若米高注昧厭也楚人謂厭爲昧厭卽今魘字傳寫以昧誤作昧後人誤讀爲暗昧之昧而於注內遂加暗也二字矣說山篇人不小覺不大迷高注小覺不能通道故大迷也兩小覺並誤爲小學後人又於注文小學下加不博二字以牽合正文矣泰族篇故因則大作則細矣高注能循則必大也欲作則小矣古作字爲佀形與化相似因誤爲化後人又

於注文欲作上加化而二字矣有既誤而又移注文者地形篇曰天地之間九州八柱下文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高注八極八方之極也正文八柱誤爲八極而後人遂移八極之注於前以從已誤之正文矣道應篇輪扁斲輪於堂下高注輪扁人名正文輪扁誤爲輪人而後人遂移注文於下文輪扁曰云云之下矣詮言篇蘇秦善說而亡身高注蘇秦死於齊也正文亡身誤爲亡國後人又移注文於亡字之下國字之上則是以亡字絕句而以已誤之國字下屬爲句其失甚矣有既改而又改注文者原道篇干越生葛絺高注干吳也劉本改干越爲于越并改高注而不知于之不可訓爲吳也九疑之南民人劓髮文身以象鱗蟲劓讀若鑽又讀若攢高注劓翦也後人不識劓字遂改劓髮爲被髮并改高注而不知被之不可訓爲翦也聖人處之

不爲愁悴怨慰怨讀爲苑苑慰皆病也故高注云慰病也後人改怨慰爲怨懟并改高注而不知懟之不可訓爲病也地形篇夸父取耳高注取讀褶衣之褶後人改取耳爲耽耳并改高注而不知耽之不可讀爲褶也汜論篇周棄作稼穡高注周棄后稷也後人改正文周棄爲后稷又改注文爲稷周棄也斯爲謬矣兵略篇西包巴蜀東裹邳邳高注巴蜀邳邳地名後人改邳爲淮并改高注而不知淮乃水名非地名也伐樵棗而爲矜樵而善反高注樵棗酸棗也後人不識樵字遂改樵爲棘并改高注而不知棘非酸棗也有既改而復增注文者道應篇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高注九垓九天也後人改之上爲之外又於注文九天下加之外二字矣詮言篇三關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高注三關謂食視聽後人改三關爲三官又於注文三關上

加三官二字其失甚矣有既改而復刪注文者時則篇迎歲於西郊高注迎歲迎秋也後人依月令改迎歲爲迎秋又刪去注文矣繆稱篇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爲大田高注大田田官也後人改大田爲大政又刪去注文矣詮言篇臺無所監謂之狂生高注臺持也所監者非元德故爲狂生臺古握字也後人改臺爲持又改注文之臺持也爲持無所監并刪去臺古握字也五字矣秦族篇故張瑟者小弦絃而大弦緩高注絃急也後人依文子改絃爲急又刪去注文矣有既脫且誤而又妄增者人間篇故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攬剝索之攬搏也剝與掇同拾也故高注云攬剝善於搏拾物藏本正文脫攬字注文作剝搏善拾於物脫誤不成文理劉績不達乃於正文剝上加捷字斯爲謬矣有既誤且改而又改注文者倣眞篇確扈炫煌高注

確讀曰唯扈讀曰戶藏本確誤作確扈誤作扈注文誤作扈讀曰扈劉績不能釐正又改確爲確并改高注而不知確之不可讀爲唯也譬若周雲之龍從遼巢彭薄而爲雨高注彭薄蒞積貌也藏本彭薄誤爲彭漳劉績又改爲彭滂并改高注而不知彭滂乃水聲非雲氣蒞積之貌也兵略篇夫枯淇衛箇輅載以銀錫雖有薄高之幘腐荷之櫓然猶不能獨穿也高注櫓大盾也案腐荷之櫓不能穿謂矢不能穿盾也傳寫以櫓誤爲幘幘卽矢也則義不可通後人不知幘爲櫓之誤乃改不能獨穿爲不能獨射以牽合幘字又改注文之櫓大盾也爲幘猶矢也以牽合正文甚矣其謬也有既誤且衍而又妄加注釋者兵略篇發如猋風疾如駭電駭下衍龍字電字又誤作當後人遂讀疾如駭龍爲句而以當字屬下讀且於駭龍下妄加注釋矣若夫

入韻之字或有譌脫或經妄改則其韻遂亡故有因字誤而失其韻者原道篇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牧與得爲韻高注牧養也各本誤牧作收注文又誤作不養也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倣眞篇茫茫沆沆是謂大治沆胡朗反高注茫讀王莽之莽沆讀水出沆沆白之沆茫茫沆沆疊韻也各本作茫茫沆沆則非疊韻矣兵略篇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沆沆孰知其藏渾渾沆沆雙聲也且沆與象量藏爲韻各本作渾渾沆沆則既非雙聲而又失其韻矣天文篇秋分雷蟄蟄蟲北鄉臧古藏字與鄉爲韻各本臧誤作戒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覽冥篇臥倨倨興昞昞卽盱字高注昞昞然視無智巧貌也昞昞與倨倨爲韻各本昞昞作昞昞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齊俗篇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承食不如竹筭承

讀爲烝謂烝飯也算博計反竹筭所以蔽飢底也算與螟爲韻各本承誤作函算誤作筭又脫竹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道應篇西窮窅冥之黨東關鴻濛之光關讀曰貫鴻濛之光謂日光也東方爲日所出故曰東貫鴻濛之光光與鄉爲韻藏本關誤作開各本光字又誤作先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於是乃去其督而載之朮解其劍而帶之笏高注朮鵠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鵠朮卽鵠之借字與笏爲韻各本朮誤作朮注文鵠字又誤作鵠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詮言篇動有章則訶行有迹則議訶謂相譏訶也訶與議爲韻隸書訶字或作訶因誤而爲詞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熱大暑爍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熱與烈爲韻各本熱暑二字互誤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兵略篇是謂至旂窈

竊冥冥孰知其情旂卽旌旗之旌旌與精古字通至旌者至精也旌與冥情爲韻各本旌誤爲於則旣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說山篇髡屯犁牛旣科以橢橢他果反與羈犧河爲韻高注云科無角橢無尾俗從牛作牝橢又誤而爲牝橢則失其韻矣有因字脫而失其韻者原道篇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網網不若無形之像網與像爲韻各本繳不若下脫去四字則旣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兵略篇同欲相趨同惡相助同欲同惡相對爲文欲趨爲韻惡助爲韻各本同欲下脫相趨二字相助上脫同惡二字則旣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因字倒而失其韻者原道篇游微霧驚忽恍恍與往景上爲韻各本作恍忽則失其韻矣蟠委錯紵與萬物終始始與右爲韻各本作始終則失其韻矣倂眞篇馳於外方休乎內字字與野圃雨父女爲韻各本作字

內則失其韻矣天文篇閉關梁決罰刑刑與城爲韻各本作刑罰則失其韻矣精神篇視珍寶珠玉猶礫石也石與客魄爲韻各本作石礫則失其韻矣兵略篇不可制迫也不可量度也度與迫爲韻各本作度量則失其韻矣人間篇蠹啄剖柱梁蠹蝨走牛羊梁與羊爲韻各本作梁柱則失其韻矣有因句倒而失其韻者脩務篇契生於卵啟生於石石與射爲韻各本啟生於石在契生於卵之上則失其韻矣有句倒而又移注文者本經篇直道夷險接徑歷遠遠與垣連山患爲韻高注云道之阨者正直之夷平也接疾也徑行也傳寫者以直道二句上下互易則失其韻而後人又互易注文以從之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淮南亦如此則唐時本已誤矣有錯簡而失其韻者說山篇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故國有賢

臣折衝千里此言國有賢臣則敵國不敢加兵亦如山之有猛獸園之有螫蟲也各本故國有賢臣二句錯簡在下文形勢則神亂之下與此相隔甚遠而脈絡遂不可尋且里與采爲韻錯簡在後則失其韻矣有改字而失其韻者原道篇四時爲馬陰陽爲騶高注騶御也騶與俱區驟爲韻後人依文子改騶爲御則失其韻矣天文篇正月指寅十一月指子一歲而帀終而復始指寅者顓頊所起也至丑而一帀指子者殷歷所起也至亥而一帀故指寅指子皆一歲而帀且子與始爲韻後人改十一月指子爲十二月指丑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精神篇靜則與陰合德動則與陽同波波與化爲韻後人依原道篇改爲靜則與陰俱開動則與陽俱開則失其韻矣汜論篇其德生而不殺子而不奪殺與奪爲韻後人改殺爲辱則既失其義而

又失其韻矣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室屋此二句以木屋爲韻下三句以宇雨暑爲韻後人多聞宮室寡聞室屋而改室屋爲宮室則失其韻矣詮言篇故不爲好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好醜道爲韻始己理爲韻後人依文子改好爲善則失其韻矣泰族篇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仁義義與和隨靡爲韻後人改仁義爲義理則失其韻矣有改字以合韻而實非韻者道應篇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爲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憇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此以度舍居故爲韻後人不知舍字之入韻而改德將爲三字爲德將來附以與度爲韻則下文若美二字文不成義矣且古音度在御部附在候部附與度非韻也有改字以合韻而反失其韻者說林篇無鄉之社易爲肉黍無國之稷易爲求福祉黍爲

韻稷福爲韻後人不識古音乃改肉黍爲黍肉以與福爲韻而不知福字古讀若偈不與肉爲韻也槁竹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不出難與然同此以水與火隔句爲韻而鑽與難掘與出則於句中各自爲韻後人不達而改弗掘不出爲弗掘無泉以與難爲韻則反失其韻矣有改字而失其韻又改注文者精神篇五味亂口使口厲爽高注厲爽病傷滋味也此是訓厲厲爽爲爽傷又改注文之厲爽爲爽病甚矣其謬也說林篇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議高注議人譏非之也宜議二字古音皆在歌部後人不知遂改議爲譏以與宜爲韻并改高注而不知宜字古讀若俄不與譏爲韻也有改字而失其韻又刪注文者要略曰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采高注風俗也采事也

采與理始爲韻後人改風采爲風氣并刪去注文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加字而失其韻者泰族篇至治寬裕故下不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賊害也言政寬則不爲民害也匿讀爲隱謂民無姦隱也匿與賊爲韻後人於賊上加相字匿下加情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句讀誤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要略曰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句合同其血氣句與雷霆風雨句比類其喜怒句與晝宵寒暑句與者如也言血氣之相從如雷霆風雨喜怒之相反如晝宵寒暑也暑與雨怒爲韻後人不知與之訓爲如而讀與雷霆風雨比類爲句遂於與晝宵寒暑下加並明二字以對之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且脫而失其韻者泰族篇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及其衰也流而不

反淫而好色至於亡國淫心爲韻色國爲韻各本作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錯謬不成文理又脫去及其衰也以下十六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且倒而失其韻者秦族篇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璫瑀碧玉珠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嘔濡殊珠濡渝爲韻藏本雨露所濡以生萬殊誤作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瑤碧玉珠又誤在翡翠璫瑀之上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且改而失其韻者覽冥篇田無立禾路無蘋莎金積折廉璧襲無羸羸璧文也與禾莎爲韻蘋莎誤爲莎蘋後人又改羸爲理則失其韻矣道應篇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眴讀曰眩與天爲韻藏本則眴誤作無眴朱本又改眴爲矚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誤而又加

字以失其韻者說林篇予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纒纒讀若墨索也纒與佩富爲韻纒誤爲纏後人又於纏下加索字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有既脫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說山篇詹公之釣得千歲之鯉鯉與止喜爲韻千歲之鯉上脫得字則文不成義後人不解其故而於千歲之鯉下加不能避三字則失其韻矣脩務篇蘇援世事分別白黑黑與福則爲韻分下脫別字遂不成句後人又於黑下加利害二字而以分白黑利害爲句則既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以上六十四事略舉其端以見例其餘則遽數之不能終也其有譌謬太甚必須詳說者具見於本條下茲不更錄以省繁文若人所易曉者則略而不論嗟乎學者讀古人書而不能正其傳寫之誤又取不誤之文而妄改之豈非古書之大不幸乎至近日武進莊氏所刊藏本實非

其舊其藏本是而各本非者多改從各本其藏本與各本同誤者一槩不能釐正更有未曉文義而輒行刪改及妄生異說者並見各條下竊恐學者誤以爲藏本而從之則新刻行而舊本愈微故不得不辯高注囊括六藝旁通百家訓詁既詳音讀尤審急氣緩氣閉口籠口諸法實足補前人所未備然瑜不掩瑕亦時有千慮之一失若原道篇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人者偶也說見本條下言與造化者爲偶也高注訓爲爲治則誤以人爲人民之人矣倣眞篇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乃流雨之誤流雨與止水相對爲文而高注乃以沫雨爲雨潦上覆甌矣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偶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偶疲也謂躬行仁義而不免於疲也高以偶身二字連讀而釋之云偶身身不見用

僂僂然也則下文猶不能行也五字文不成義矣時則篇夏行冬令格格讀曰落謂草木零落也而高注乃讀爲度閣之閣謂恩澤不下流矣覽冥篇夫瞽師庶女位賤尙菴尙主也菴卽麻菴之菴尙菴卽周官之典菴言典菴爲賤官而瞽師庶女又賤於典菴也而高注乃以菴爲菴耳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湛讀曰淫酒淫溢者東風至而酒爲之加長也而高乃以酒湛二字連讀而訓爲清酒矣大衝車高重壘衝車所以攻重壘所以守也而高注乃以重壘爲京觀矣廝徒馬圉軒車奉饗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格胡客反輓車之橫木也謂困極而仆身枕輓車之木而死也高注以格爲榜牀則與上文全不相屬矣本經篇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充忍卽充物物滿也德交歸焉而莫

之充滿所謂大盈若虛也高乃以忍也二字別爲句而訓忍爲不忍矣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羸鏤雕琢詭文回波洵游瀼滅菱杼紵抱菱杼皆水草也杼讀曰芋謂三稜也畫爲菱芋在水波之中故曰洵游瀼滅菱杼紵抱高注以杼爲采實采實卽橡栗斯與菱不類矣繆稱篇故唱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戴讀曰載載行也言上有其意而不行於下者誠不足以動之也故下文曰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高訓意爲恚聲戴爲嗟則與下文不合矣道應篇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句若亡其一句若此馬者絕塵弭微高以若亡絕句則其一二字上下無所屬矣此筦子所謂鳥飛而準繩者各本誤作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準字俗書作准因誤而爲維高注云從下繩維之則所見本已誤爲維矣汜論篇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

而專任大臣將相句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相與柄黨行爲韻高讀大臣絕句而以將相屬下讀則句法參差而又失其韻矣詮言篇周公殺腴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縣腴奴低反有骨醢也殺俎實也腴豆實也殺腴鍾鼓皆各爲一物隸書從奠從需之字多相亂故腴誤爲臚而高注遂以臚爲前肩矣說山篇文公棄荏席句後黥黑黥黑謂面黑之人也棄荏席一事後黥黑又一事高乃以六字連讀而釋之云棄其臥席之下黥黑者矣修務篇說堯舜禹文王皋陶契啟史皇羿九人而總謂之九賢又謂堯舜禹文王皋陶爲五聖契啟史皇羿爲四俊文義本自明了祇因啟生於石高本誤作禹生於石遂爲之注云禹母脩己感石而生禹而徧考諸書皆無禹生於石之事且九賢之內無啟則祇有八賢而四俊祇有三俊矣乃又據上文

之神農堯舜禹湯而以湯入五聖又據上文后稷之智而以稷入四俊不知彼此各不相蒙也凡若此者皆三復本書而申明其義不敢爲苟同亦庶幾土壤之增喬嶽細流之益洪河云爾

清儒學案卷一百終

清儒學案卷一百一

天津徐世昌

石臞學案下

文集

段若膺說文解字注敘

說文之爲書以文字而兼聲音訓詁者也凡許氏形聲讀若皆與古音相準或爲古之正音或爲古之合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循而考之各有條理不得其遠近分合之故則或執今音以疑古音或執古之正音以疑古之合音而聲音之學晦矣說文之訓首列製字之本意而亦不廢假借凡言一日及所引經類多有之蓋以廣異聞備多識而不限於一隅也不明乎假借之指則或據說文本字以改書傳假借之字或據說文引經假借

之字以改經之本字而訓詁之學晦矣吾友段氏若膺於古音之條理察之精剖之密嘗爲六書音均表立十七部以綜覈之因是爲說文注形聲讀若一以十七部之遠近分合求之而聲音之道大明於許氏之說正義借義知其典要觀其會通而引經與今本異者不以本字廢借字不以借字易本字揆諸經義例以本書若合符節而訓詁之道大明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蓋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矣若夫辨點畫之正俗察篆隸之繁省沾沾自謂得之而於轉注假借之通例茫乎未之有間是知有文字而不知有聲音訓詁也其視若膺之學淺深相去爲何如耶余交若膺久知若膺深而又皆從事於小學故敢舉其犖犖大者以告綴學之士云

書錢氏答問說地字音後

錢氏答問曰問顧氏謂古音地如沲詩載寢之地與瓦韻不與謁韻且引易繫辭俯則觀法於地與宜韻以證之其說信否曰顧氏之說出於陳第第所據者惟楚辭橘頌亦未敢改詩音以就楚音也經典讀地字大率與今音不異易明夷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此以地韻晦也繫辭云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云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一與時韻一與卑韻顧氏皆棄不取獨引仰觀俯察四句以謬成己說愚謂此四句本非韻卽以韻求之又烏知不與物卦相協乎籀文地作墜从隊不從也墜之爲地蓋起於春秋以後近取楚辭以遠繩詩易吾知其必不然也許叔重說文雖以地爲正字仍兼取籀文漢碑亦多用墜元命苞云地者易也釋名地底也諦也皆不從也聲之音秦始皇本紀琅邪刻

石文以地與帝解辟易韻淮南原道訓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
際天地太史公自序維昔黃帝法天則地漢書丙吉傳而曹地
忍之亦讀地爲第也顧氏謂司馬相如子虛賦始讀爲徒二反
者誤

念孫案顧說是錢說非也凡字從也聲者古皆在歌部故池馳
他施地五字見於詩者皆如歌部之音地亦猶是也載寢之地
載衣之褥載弄之瓦三句連文而句法相同不可分爲二韻猶
上章言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也故上章以牀裳璋皇
皇王爲韻此章以地褥瓦儀議羅爲韻褥他計反於古音屬支
部支歌二部之音最相近故古或通用若楚辭九歌悲莫悲兮
生別離離古讀若羅樂莫樂兮新相知大招嫫媿滂浩麗以佳離古讀若羅曾
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施古讀若莎小要秀領若鮮

卑只魂乎歸來恩怨移只

移古讀弋多反

逸周書周祝篇葉之美也離

其柯柯之美也離其枝管子內業篇彼道不離民因以知莊子
馬蹄篇同乎無知其德不離韓子外儲說下篇引申子慎而言
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

隨古音禾反

皆以支歌通用顧謂

褥不與地協非也而讀地如沱則是也若讀地如今音以子褥
韻而以瓦儀議羅別爲一部則既失本章之句法又與上章之
例相左矣易之繫辭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以下每多用
韻之文則仰則觀象於天以下四句自當有韻何得以爲非韻
乎且地與宜相隔不遠自當讀地如沱以與宜韻宜古讀若俄乃讀
地如今音而不與宜韻且遠隔三句而與物卦爲韻吾知其必
不然也錢氏誤讀詩易反謂顧氏近取楚辭以遠繩詩易慎矣
錢又引明夷上六地與晦韻繫辭地字一與時韻一與卑韻以

證今音之不誤案地於古音屬歌部晦時二字於古音屬之部
歌部之音何能與之部通知崇禮卑三句亦非用韻之文錢既
誤讀詩易又取易之不用韻者強以爲韻不亦誣乎錢又引籀
文地作墜說見下條又元命苞釋名秦刻石文淮南內篇司馬相如
子虛賦史記漢書爲證案讀地如今音者實自秦刻石文始而
淮南以下皆沿其誤然秦碑漢賦不在詩易之前奈何取秦漢
以遠繩詩易乎至秦碑以地與帝懈辟易韻淮南以地與解韻
案原道訓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此以理海爲一韻解地爲一韻非以理海解地通爲一韻子虛賦以地
與繫韻史記以地與帝韻元命苞訓地爲易於古音皆屬支部不
屬脂部支歌二部之音相近脂則遠矣至漢書讀地如第釋名
訓地爲底第爲脂之去聲底爲脂部之上聲則地字始讀入脂
部玉篇地題利反廣韻收入六至皆是脂部之去聲此誤之又

誤也而錢氏不能區別概引爲證且引明夷上六及繫辭爲證
則歌部之字竟與之部通矣蓋錢氏於支脂之三部之界未能
了了故所引多謬也

且地之讀如沱不獨詩易楚辭也禮運云命降於社之謂殺地
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

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地義爲韻義古讀若俄作度固爲韻廣韻作又

詐切大戴禮五帝德篇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

義治氣以教民地義爲韻天民爲韻逸周書武寤篇王赫奮烈

八方咸發高城若地商庶若化烈發爲韻地化爲韻化古讀貨平聲管

子五行篇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通乎

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厓以視其離天民爲韻地離爲韻離古讀如

羅地字皆讀如沱楚辭天問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

而死分竟地地字亦讀如沱又不獨橘頌一篇也以上諸條皆在秦碑之前而錢氏皆不取者有所嫌而諱之耳又子虛賦雖讀地如今音而上林云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騶駼橐駝蛩蛩驪騏驎驘贏則又讀地如沱錢氏引子虛而不引上林亦諱之耳漢人之讀地如沱者尙不止此唐韻正所載已詳今不具錄

又案說文地字解云从土也聲墜字解云籀文地从土昌豕聲小徐本如是大徐本作籀文地从隊非豕於古音屬元部也於古音屬歌部元歌

二部之字古聲相近故諸字亦相通說文韮从桂聲而桂讀如和閔从戈聲而讀如縣戍从戈聲而讀如環難从難聲譌播鄱礪並从番聲戇从難省聲讀若受福不那嬰从般聲引詩市也嬰娑今詩作婆娑故原聲屬元部而詩南方之原與差麻娑韻

東門之粉難聲屬元部而不戢不難與那韻戇其葉有難與阿何韻

隰此皆元歌相通之證也元歌相通則墜之从豕聲猶地之从也聲也然則地之本在歌部明矣何反引籀文之墜以證徒二之音乎

又案說文全書之例凡小篆與古文異者則首列小篆而次列古文其小篆與古文同者則但列小篆而不列古文以小篆卽古文也若此者凡十之八九其與古文異者不過一二而已故說文天地二字皆無古文非無古文也以小篆卽古文也惟籀文作墜字與古文不同說文敘云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其作地者則

小篆之同於古文者也不然豈孔壁古文竟無天地二字乎錢氏未達此旨又以地从也聲與己說不合遂以墜爲古字地爲今字且云墜之爲地殆起於春秋已後此說不知何據信如前

說則必取經中地字盡改爲墜而後可豈其然乎

六書音均表書後

六書音均表攷聲在弟三部

此部爲陸韻平聲尤幽上聲有某勳去聲宥幼入聲屋沃燭覺

案攷聲似當在弟四部

此部爲陸韻平聲侯上聲厚去聲候

務從攷聲而詩外禦

其務左傳作禦其侮檀弓公叔禺人卽務人逸周書程典篇以務與寇候爲韻又與趣爲韻呂氏春秋音律篇以務與聚爲韻太玄務次五以務與綸爲韻務測事測以務與趣爲韻淮南子要略以脩務泰族爲韻左傳莒公子務婁以務婁爲疊韻史記天官書以霧與濡趨爲韻霧從務聲驚從攷聲而淮南子兵略篇以驚與慮鬪懼爲韻慮在弟五部與弟四部字合韻整從攷聲而急就篇以整與鉤鍬投爲韻督從攷聲而荀子儒效篇以備督爲疊韻漢書五行志以備霿爲疊韻霿從務聲愁從攷聲而楚辭九辯以恂愁爲疊

韻所與攷聲之字通借及爲韻者皆弟四部字也以是明之

重修古今韻略凡例

一韻略曰韻府止收八千八百餘字校集韻僅十之二廣韻僅十之四校劉黃韻亦僅四之三其間闕略抵牾蓋亦不尠矣因取經史中字可備採擇者每韻增收數字或十餘字隨音押入而刪正其譌複六十九字及今攷之則誤增者十之三闕增者十之九妄刪者十之二失刪者十之一悉正之一字不當增者如離或作雍趺本作跗蹠或作蹄谿或作溪皆形異而義同今將雍跗等字增入而小變其注以惑人是複矣所謂誤增十之三也一字之當增者如支韻之內凡經史中字如窺錘摘隋之類失收者至八十餘所謂當增者十之九也

一字不當刪者如委委佻佻之委周道倭遲之倭漆沮之從之沮今并斥爲譌複而去之所謂妄刪者十之二也

一字之當刪者如舂或作舂濃或作震籛俗作霽之類今直與舂濃等字並列所謂失刪者十之一也

一韻略曰注釋譌者正之略者補之敢於今本云有微長今考其注則譌者十之五闕者十之六悉正之

一注之譌者如東韻中朦月朦朧也字從月朦方言大也字從肉今於朦朧字混加又方言大兒五字筒竹名也箛斷竹也二字絕不相蒙今於筒注中妄加一作箛三字侗徒東切音同侗童蒙也又他東切音通大兒今於他東切注中複加又倥侗三字種在鍾均卽黍稷重穋之重其支音入東均音同今亦作重三字混入東韻種字注中叢一作叢今一作叢三字混入叢字

注中蓬方言曰車拘簍南楚之外謂之蓬籐織竹編箬以覆舟也今於蓬字下混加編竹覆舟車者一作籐又躬說文本作躬從身從呂呂象人脊骨之形今反曰一作躬叢俗作叢今反曰一作叢恩一作忽今反曰俗作忽又爾雅蠟蠟炎炎薰也今引爾雅脫卻炎字史記舂舂如畏然今引史記脫卻然字相如賦深山之漚漚今引相如賦脫卻之字又其字例曰注中或作某字凡加圈者異義可分押按或作之字如果異義卽當收入韻字正數之內否則形雖異而意義實同如同或作仝幪或作幪般隸作般之類一字轉寫了無區別而其注復自相矛盾一韻之中支離舛錯不可悉數所謂譌者十之五也

一注之闕者如東韻之中考說文注中本訓蒙王女也矇童蒙也夢不明也同合會也中和也衷裏褻衣也忠敬也冲涌搖也

穹窮也。縱生六月豚也。稷布八十縷爲稷終絛絲也。充長也。高也。螭蟲在牛馬皮者一韻中凡十四條皆係制字本義而概不收入其餘義之失收者乃倍之所謂闕者十之六也。

一韻略曰古時字少往往借用故六經子史兩漢諸子中通作之字最多俗本不援出處本文僅臚或作某又作某某字翻令覽者眩瞶是刻於通作之字斷引原書令有據依其有字而無考證者多從刪或一字而數易者注某書作某字某書作某某字以廣參稽亦讀書識字之一助也。按或作通作義各不同或作者形體雖易本屬一字如東韻恫或作痾胴或作腫之類也。通作者顯屬二字偶爾借用如東韻僮通作童功通作紅之類也。或作者於六書之義各有所取必強爲牽合而字之本義反亂通作者於六書之義一無所取必詳爲解釋而此字之義始

明且今觀或作之字如東韻風或作飄豐或作葑隴或作涇癰或作瘡之類考之舊注亦未嘗有所援據引以相證是自相矛盾矣。又曰無考證者多從刪則又見聞不廣之故也。故余於或作之字必明徵出處以爲證據而通作之字則但云通作某而已以字各有訓實難假借也。

闕去兩聲各義之說舊注一概不用

偏旁必有本字而失去者補之如屋部彖字之類

致陳碩甫書

前者蒙賜教言備承惓惓並不憚芻蕘下詢何好學之勤抑至於此垂問毛詩故訓傳欲爲釐正是所託已尊屢讀大著條示俱極精審洵非鹵莽者可以從事亦思兼治丁氏集韻以考古人音讀漢魏後之音轉音變足徵用意之勞愚竊以爲集韻當

先治其紕繆處如許九譌爲許元之類表而出之則廓清之功已甚偉矣奉到繭紙二幅僅書毛傳丁韻鄙著六條錄呈左右并求教正

鄭風女日雞鳴篇宜言飲酒箋曰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正義曰宜乎者謂閒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肴別也念孫案此承上宜之而言宜亦當訓爲肴猶弋言加之承上弋梟與雁而言也不當上下異訓毛於上宜字訓爲肴則此宜字亦爲肴可知爾雅宜肴也李巡曰宜飲酒之肴是宜言飲酒之宜訓爲肴矣蓋毛詩說本如是當從李巡

念孫案小雅正月篇哿矣富人哀此惻獨哿與哀對文哀者憂悲哿者歡樂也言樂矣彼有屋之富人悲哉此無祿之惻獨也兩無正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

流俾躬處休哀與哿亦對文言悲哉不能言之人其身困瘁樂矣能言之人身處於安也哿嘉俱以加爲聲而其義相近禮運以嘉魂魄鄭注曰嘉樂也王肅注家語問禮篇曰嘉善樂也大雅假樂篇假樂君子中庸引作嘉樂是嘉與樂同義哿之爲言猶嘉耳故昭八年左傳引詩哿矣能言杜注曰哿嘉也毛傳訓哿爲可亦可快意愜心之稱廣雅曰厭愜哿可也故箋曰富人已可惻獨將困宋岳珂本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及宋板並作富人已可明監本已字始作猶淺學人改之也正義曰可矣富人猶有財貨以供之失傳箋之意矣

念孫案北山篇我從事獨賢孟子萬章篇引此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劬勞故毛傳曰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曰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並以賢爲賢才失其義矣

山海經東山經北號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魃雀食人楚辭天問魃堆焉處王注曰魃堆奇獸也魃一本作魃念孫案東山經魃雀天問之魃堆皆魃堆之譌魃堆疊韻也凡地之高出者謂之魃堆周語魃陵糞土溝瀆史記正義引賈逵注曰小阜曰魃說文自小阜也自與堆同合言之則曰魃堆楚辭九歎陵魃堆以蔽視兮王注曰魃堆高貌是也鳥獸之奇出於眾者亦謂之魃堆東山經天問所云是也凡字從斗者古或作斤故魃字或作魃偏旁與斤相似遂譌而為魃漢楊君石門頌奉魃承杓魃字作魃爾雅釋木魃槐釋文魃字亦作魃天問之魃堆一本作魃堆九歎之魃堆一本作魃堆皆其證也墨子備穴篇畧容三十斗以上今本斗作斤說文耗字注周禮二百四十斗為秉今本斗作斤此皆斗之譌為斤者也說卦傳為科上稿釋文科虞作折爾雅謂之魃釋文魃作魃潛夫論志氏姓篇已禿彭董姪曹斟華今本斟作斯干

祿字書曰科俗作折史記虞卿傳贊虞卿料事揣情文選高祖功臣頌注引科作斷淮南陰侯傳大王自料新序善謀篇料作斷文選宋玉對楚王問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新序雜事篇料作斷蓋俗書料字作析斷字作斷二形相似故料譌為斷此皆從斗之字之又九歎訊九魃與六神魃一本作魃亦當以作魃譌從斤者也又王叔師以九魃為北斗七星即其證也堆字或作雇又作隼見說文及漢書溝洫志雇隼二字並與雀字相似故魃堆譌而為魃雀王叔師以魃堆為奇獸則字本作魃而今本山海經注云魃音祈則非景純之音乃後人以意為之者故廣韻無魃字而集韻上平聲八微有魃字渠希切引山海經魃雀為證則丁度等所見本已然矣大廣益會玉篇六有魃字巨希切星名此又後人依俗本楚辭九歎附入者非原書所有

漢書揚雄傳甘泉賦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枅板服虔曰枅中央也板屋枅也師古枅音軌今本軌作央考玉篇廣韻集韻類篇枅字俱無

清儒學案卷一百一十一
央音宋祁引蕭該音義枼於兩
反李善文選注同今據以訂正念孫案枼當作央此因振字而
誤加木旁耳振與宸同說文宸屋宇也
即服注所謂屋栢鄭注士喪禮曰字栢也即
今人所謂屋檐央振謂半檐也日月纔經於半檐極言臺之高
也央振與上榮對文則央字不當作枼服虔訓爲中央則所見
本必作央也蕭該音於兩反則所見本已譌作枼矣西京賦曰
消雰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激彼言中宸猶此言央振則央之
不當作枼益明矣魏都賦旅楹閑列暉鑒枼振張載曰枼中央
也則其字亦必作央今作枼者亦是傳寫之誤說文枼枼梅也
玉篇於兩切則卽爾雅所謂皆英梅者也與央振之義無涉集
韻枼屋中央也則爲俗本漢書所惑矣

廣雅釋器晶白也曹憲音乎了又乎灼反今本平灼作平炯案
炯與灼草書相似故灼字譌而爲炯集韻晶字又音戶茗切引

廣雅晶白也戶茗與平炯同音則宋時廣雅本已誤考說文晶
讀若皎與平炯聲不近今本廣雅晶音乎了平炯二反乎了與
平炯聲亦不相近故玉篇廣韻晶字皆無平炯之音又攷玉篇
晶乎了切又乎灼切廣雅音卽本於此則炯字當爲灼字之譌
乎灼與乎了古聲相近故字之從勺聲者亦有乎了之音爾雅
苟臯苾苾音戶了反又蓮其中的的音丁麻反又戶了反皆其
證也自廣雅音平灼譌爲平炯而集韻以下皆沿其誤且不復
知有乎灼之音矣

又蒙垂問古韻部分卽於段茂堂先生音均表十七部中分出
緝葉帖一部合盍洽狎業之一部質櫛屑一部祭泰怪夬隊廢
一部共爲廿一部月曷末黠鐸薛則統於祭泰部去聲之至未
霽入聲之述物迄仍是脂微之入也若冬韻則合於東鍾江而

不別出此其崖略也

與桂未谷論慎憤二字說書

承示廣雅慎憤也慎爲憤之誤文選幽通賦周賈盪而貢憤兮憤亦爲憤之誤念孫案憤有潰亂之義曹大家訓憤爲憤是也亦有恐懼之義廣雅訓忒慎爲憤是也欲知廣雅憤字之義當於忒慎二字求之說文忒惕也春秋國語曰于其心忒然鄭注易云惕懼也是忒爲恐懼之義廣雅慎恐也是慎亦有恐懼之義方言蛩悞戰慄也荆吳曰蛩悞蛩悞又恐也廣雅蛩悞悞畏恐懼也蛩悞忌畏恐也忒慎憤也轉相訓釋而其義自明憤恐蛩悞聲近而義同也若改慎爲憤則與忒字之義不類廣韻忒意慎忒也此尤足證慎字之不誤又案憤字亦有潰亂之義是以慶鄭言亂氣狡憤是以曹大家孟康皆訓憤爲亂字通作憤

荀子彊國篇下比周賁潰以離上韓詩外傳作賁是賁與潰同義說文憤懣也懣煩也煩亦亂也李奇注漢書敘傳云憤懣也是憤與憤亦同義似無煩改憤爲憤也

答江晉三論韻學書

往者胡竹邨中翰以大著詩經韻讀見贈奉讀之下不勝佩服念孫少時服膺顧氏書年二十三入都會試得江氏古韻標準始知顧氏所分十部猶有罅漏旋里後取三百五篇反覆尋繹始知江氏之書仍未盡善輒以己意重加編次分古音爲二十一部未敢出以示人及服官後始得亡友段君若膺所撰六書音均表見其分支脂之爲三眞諄爲二尤侯爲二皆與鄙見若合符節唯入聲之分合及分配平上去與念孫多有不合嗣值官務殷繁久荒舊業又以侵談二部分析未能明審是以書雖

成而未敢付梓己酉仲秋段君以事入都始獲把晤商訂古音告以侯部自有入聲月曷以下非脂之入當別爲一部質亦非眞之入又質月二部皆有去而無平上緝盍二部則無平上而並無去段君從者二謂侯部有入聲及分術月爲二部不從者三自段君而外則意多不合難望鍾期之賞而鄙書亦終未付梓及奉讀大著則與鄙見如趨一軌不覺狂喜嗟乎段君歿已六年而念孫亦春秋七十有八左畔手足偏枯不能步履精日銷亡行將繼段君而去矣唯是獲覩異書猶然見獵心喜曩者李許齋方伯聞念孫所編入聲有與段君不合者曾走札相詢今將復札錄出寄呈教正然其中有與大著不合者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無如足下故敢略言其概焉段氏以質爲眞之入非也而分質術爲二則是足下謂質非眞之入是也而合質於術以承脂則似

有未安詩中以質術同用者唯載馳三章之濟閼皇矣八章之

類致

是類與是致爲韻是禡與是附爲韻類致禡附皆通韻也

抑首章之疾戾不得因此而

謂其全部皆通也若賓之初筵二章以洽百禮百禮旣至此以兩禮字爲韻而至字不入韻四海來格來格其祁亦以兩格字爲韻凡下句之上二字與上句之下二字相承者皆韻也質術之相近猶術月之相近候人四章之蒼蔚出車二章之旆瘁雨無正二章之滅戾勣小弁四章之嘒嘒屈寐采芣二章之嘒嘒駟屈生民四章之旆旆術月之通較多於質術而足下尙不使之通則質術之不可通明矣念孫以爲質月二部皆有去而無平上術爲脂之入而質非脂之入故不與術通猶之月非脂之入故亦不與術通也孔氏分東冬爲二念孫亦服其獨見然考蓼蕭四章皆每章一韻而第四章之沖沖雝雝旣相對爲文則

亦相承爲韻孔以沖沖韻濃離離韻同似屬牽強施邱三章之戎東同孔謂戎字不入韻然蒙戎爲疊韻則戎之入韻明矣左傳作尨茸亦與公從爲韻也又易彖傳象傳合用者十條而孔氏或以爲非韻或以爲隔協皆屬武斷又如離騷之庸降爲韻凡若此者皆不可析爲二類故此部至今尙未分出又讀大著古韻總論有獻疑數處別錄呈正大著自詩經韻讀而外念孫皆未之見并希賜讀以開茅塞

與李鄒齋方伯論古韻書

脩書甫竟復接季冬手札欣悉先生福履茂暢諸協頌忱某嘗留心古韻特以顧氏五書已得其十之六七所未備者江氏古韻標準段氏六書音均表皆已補正之唯入聲與某所攷者小異故不復更有撰述茲承詢及謹獻所疑以就正有道焉入聲

自一屋至二十五德其分配平上去之某部某部顧氏一以九經楚辭所用之韻爲韻而不用切韻以屋承東以德承登之例可稱卓識獨於二十六緝至三十四乏仍從切韻以緝承侵以乏承凡此兩歧之見也蓋顧氏於九經楚辭中求其與去聲同用之迹而不可得故不得已而仍用舊說又謂小戎二章以驂合輶邑念爲韻常棣七章以合琴翕湛爲韻不知小戎自以中驂爲一韻合輶邑爲一韻期之爲一韻常棣自以合翕爲一韻琴湛爲一韻不可強同也今案緝合以下九部當分爲二部徧攷三百篇及羣經楚辭所用之韻皆在入聲中而無與去聲同用者而平聲侵覃以下九部亦但與上去同用而入不與焉然則緝合以下九部本無平上去明矣又案去聲之至霽二部及入聲之質櫛黠屑薛五部中凡從至從寔從質從吉從七從日

清儒學案卷一百一
從疾從悉從栗從黍從畢從乙從失從八從必從冂從節從血
從徹從設之字及閉實逸一抑別等字皆以去入同用而不與
平上同用固非脂部之入聲亦非眞部之入聲六書音均表以
爲眞部之入聲非也切韻以質承眞以術承諄以月承元音均
表以術月二部爲脂部之入聲則諄元二部無入聲矣而又以
質爲眞之入聲是自亂其例也又案切韻平聲自十二齊至十
五哈凡五部上聲亦然若去聲則自十二霽至二十廢共有九
部較平上多祭泰夬廢四部此非無所據而爲之也攷三百篇
及羣經楚辭此四部之字皆與入聲之月曷末黠鐸薛同用而
不與至未霽怪隊及入聲之術物迄沒同用且此四部有去而
無平上音均表以此四部與至未等部合爲一類入聲之月曷
等部亦與術物等部合爲一類於是蓼莪五章之烈發害與六

章之律弗卒論語八士之達适與突忽楚辭遠遊之至比與厲
衛皆混爲一韻而音不諧矣其以月曷等部爲脂部之入聲亦
沿顧氏之誤而未改也唯術物等部乃脂部之入聲耳又案屋
沃燭覺四部中凡從屋從谷從木從卜從族從鹿從賣從業從
衆從東從獄從辱從豕從曲從玉從蜀從足從局從角從岳從
青之字及禿哭栗珏等字皆侯部之入聲而音均表以爲幽部
之入聲於是小戎之首章之驅續轂鼎玉屋曲楚茨六章之奏
祿角弓三章之裕瘡六章之木附屬桑柔十二章之穀垢左傳
哀十七年繇辭之寶踰楚辭離騷之屬具天問之屬數皆不以
爲本韻而以爲合韻矣且於角弓之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晉
初六之罔孚裕无咎皆非韻而以爲韻矣以上四條皆與某之
所攷不合不揣寡昧僭立二十一部之目而爲之表分爲二類

自東至歌之十部爲一類皆有平上去而無入自支至宵之十
一部爲一類或四聲皆備或有去入而無平上或有入而無平
上去而入聲則十一部皆有之正與前十類之無入者相反此
皆以九經楚辭用韻之文爲準而不從切韻之例一偏之見未
敢自信謹述其大略并草韻表一紙呈覽如蒙閣下是正其失
幸甚幸甚

附錄

李畏吾曰高郵王懷祖深明六書七音之旨旁通訓故考據一
時賢士談古學者皆弗及也避禍天長聞朱笥河先生能爲人
排難解紛跋涉往見笥河敬禮之時從問字質疑未嘗以前輩
體貌自居爲飛書當路護持其家盡力

朱先生
從遊記

阮雲臺曰先生幼從東原戴氏受聲音文字訓詁遂通爾雅說

文皆有撰述矣繼而餘姚邵氏晉涵爲爾雅疏金壇段氏玉裁
爲說文注先生遂不再爲之

阮元撰
墓誌

又曰乾隆丙午元以公車入京見先生隨事請問捧手有所授
焉先生之學精微廣博元之稍知聲音文字訓詁者得於先生
也

同上

焦里堂贊廣雅疏證經義述聞曰訓詁聲音經之門戶不通聲
音不知訓詁訓詁不知大道乃阻字異聲同義通形假或轉或
因比例互著高郵王氏鄭許之亞借張揖書示人大路經義述
聞以子翼父

雕菰
集

臧在東曰高郵王氏父子小學出六朝人之上

經師
手簡

陳碩甫曰高郵王氏三代經學度架無唐以後書學貴精深奚

汎濫爲

楊峴遲
鴻軒集

曾滌生日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實乎不可幾已聖哲畫象

記

石臞家學

王先生引之

王引之字伯申號曼卿石臞先生長子也少從事聲音文字訓詁之學以所得質於石臞石臞喜曰是可以傳吾學矣嘉慶己未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大考一等擢侍講厯官至工部尙書癸酉林清之變有議加培圓明園宮垣者先生具疏切辨召見嘉納福建署龍溪知縣朱履中誣布政使李賡芸受賕總督汪志伊巡撫王紹蘭劾之對簿無佐證而持之愈急賡芸不堪遂自經命先生讞之平反其獄罷督撫官爲吏部侍郎時有議爲生祖母承重丁憂三年者先生力持不可會奉使去持議者遽

奏行之先生還疏陳庶祖母非祖敵體不得以承重論緣情卽終身持服不足以報罔極制禮則承重之義不能加於支庶請復治喪一年舊例遂更正先生政事之暇惟以著述爲事侍養石臞先生討論經義凡有所得卽筆於篇成經義述聞三十二卷不爲鑿空之談不爲墨守之見聚訟之說則求其是假借之字則正其解又以小學之書皆釋名物實義若經傳語辭釋之者無幾語義未明經義反因之而晦爰博考九經三傳及周秦西漢之書發明助語古訓分字編次爲經傳釋辭十卷以補爾雅說文方言之缺論者謂有清經術獨絕千古高郵王氏一家之學三世相承與長洲惠氏相埒云卒諡文簡

參湯金釗撰墓誌 繆荃孫清

史儒學傳彙

經義述聞序

引之受性樛昧少從師讀經裁能絕句而不得其解既乃溺於舉子業旦夕不輟雖有經訓未及搜討也年廿一應順天鄉試不中式而歸亟求爾雅說文音學五書讀之乃知有所謂聲音文字詁訓者越四年而復入都以己所見質疑於大人前大人則喜曰乃今可以傳吾學矣遂語以古韻廿一部之分合說文諧聲之義例爾雅方言及漢代經師詁訓之本原大人曰詁訓之指存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以本字則渙然冰釋如其假借之字而強爲之解則詁籍爲病矣故毛公詩傳多易假借之字而訓以本字己開改讀之先至康成箋詩注禮婁云某讀爲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後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大人又曰說經者期於得經意而已前人傳注不皆合於經則擇其

合經者從之其皆不合則以己意逆經意而參之他經證以成訓雖別爲之說亦無不可必欲專守一家無少出入則何邵公之墨守見伐於康成者矣故大人之治經也諸說並列則求其是字有假借則改其讀蓋孰於漢學之門戶而不囿於漢學之藩籬者也引之過庭之日謹錄所聞於大人者以爲圭臬日積月累遂成卷帙既又由大人之說觸類推之而見古人之詁訓有後人所未能發明者亦有必當補正者其字之假借有必當改讀者不揆愚陋輒取一隅之見附於卷中命曰經義述聞以志義方之訓凡所說易書詩周官儀禮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公羊穀梁傳爾雅皆依類編次其所未竟歸之續編亦欲當世大才通人糾而正之以祛煩惑云爾

經傳釋詞序

語詞之釋肇於爾雅粵于爲日茲斯爲此每有爲雖誰昔爲昔若斯之類皆約舉一隅以待三隅之反蓋古今異語別國方言類多助語之文凡其散見於經傳者皆可比例而知觸類長之斯善式古訓者也自漢以來說經者宗尙雅訓凡實義所在卽明著之矣而語詞之例則略而不究或卽以實義釋之遂使其文扞格而意亦不明如由用也猷道也而又爲詞之於若皆以用與道釋之則尙書之別求聞由古先哲王大誥猷爾多邦皆文義不安矣此舉一以例其餘後皆放此攸所也迪蹈也而又爲詞之用若皆以所與蹈釋之則尙書之各迪有功豐水攸同毛詩之風雨攸除鳥鼠攸去皆文義不安矣不弗也否不也不大也而又爲發聲與承上之詞若皆以弗與大釋之則尙書之三危旣宅三苗不敘我生不有命在天否則侮厥父母毛詩之否難知也有

周不顯帝命不時禮記之不在此位也皆文義不安矣作爲也而又爲詞之始與及若皆以爲釋之則尙書之萬邦作父作其卽位皆文義不安矣爲作也而又爲詞之如與有與與與於若皆以作釋之則左傳之何臣之爲晉語之稱爲前世穀梁傳之近爲禰宮管子爲之臣死乎孟子之得之爲有財皆文義不安矣又如如若也而又爲詞之而與乃與當與與若如也而又爲詞之其與而與此與惟日言也而又爲詞之吹謂言也而又爲詞之爲與與與如與奈云言也而又爲詞之有與或與然寧安也而又爲詞之乃能善也而又爲詞之而與乃無不有也而又爲詞之發聲與轉語有不無也而又爲詞之爲卽就也而又爲詞之則與若與或則法也及至也而又爲詞之若茲此也而又爲歎詞嗟歎詞也而又爲語助彼他也而又爲詞之匪匪非也

清儒學案卷一百一
而又爲詞之彼咫尺也而又爲詞之只允信也而又爲詞之用終盡也而又爲詞之既多眾也而又爲詞之祇適徂逝皆往也而適又爲詞之啻徂又爲詞之及逝又爲詞之發聲思念也居處也夷平也一數之始也而又皆爲語助曷詞之何也而又爲何不盡何不也而又爲何於詞之于也而又爲爲與爰詞之曰也而又爲與安詞之焉也而又爲乃爲則爲於是焉詞之安也而又爲於爲是爲於是爲乃爲則惟詞之獨也而又爲與爲及爲雖雖不定之詞也而又爲惟矧詞之況也而又爲亦亦承上之詞也而又爲語助且詞之更端也而又爲此之詞之是也而又爲於爲其爲與凡此者其爲古之語詞較然甚著揆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雖舊說所無可以心知其意者也引之自庚戌歲入都侍大人質問經義始取尙書廿八篇紬繹之

而見其詞之發句助句者昔人以實義釋之往往詰籀爲病竊嘗私爲之說而未敢定也及聞大人論毛詩終風且暴禮記此若義也諸條發明意旨渙若冰釋益復得所遵循奉爲稽式乃遂引而伸之以盡其義類自九經三傳及周秦西漢之書凡助語之文徧爲搜計分字編次以爲經傳釋詞十卷凡百六十字前人所未及者補之誤解者正之其易曉者則略而不論非敢舍舊說而尙新奇亦欲窺測古人之意以備學者之采擇云爾
春秋名字解詁敘

敘曰名字者自昔相承之詁言也白虎通曰聞名卽知其字聞字卽知其名蓋名之與字義相比附故叔重說文屢引古人名字發明古訓莫著於此觸類而引申之學者之事也夫詁訓之要在聲音不在文字聲之相同相近者義每不甚相遠故名字

清儒學案卷一百一
相沿不必皆其本字其所假借今韻復多異音畫字體以爲說
執今音以測義斯於古訓多所未達不明其要故也今之所說
多取古音相近之字以爲解雖今亡其訓猶將罕譬而喻依聲
託義焉爰考義類定以五體一曰同訓予字子我常字子恆之
屬是也二曰對文沒字子明偃字子犯之屬是也三曰連類括
字子容側字子反之屬是也四曰指實丹字子革啟字子閭之
屬是也五曰辨物鍼字子車鱸字子魚之屬是也因斯五體測
以六例一曰通作徒字爲都籍字爲鵠之屬是也二曰辨譌高
字爲克狄字爲秋之屬是也三曰合聲徐言爲成然疾言爲旃
之屬是也四曰轉語結字子綦達字子姚之屬是也五曰發聲
不狃爲狃不畏爲畏之屬是也六曰並稱乙喜字乙張侯字張
之屬是也訓詁列在上編名物分爲下卷眾著者不爲贅設之

詞難曉者悉從闕疑之例上稽典文旁及謠俗亦欲以究聲音
之統貫察訓詁之會通云爾至於解釋不明援引鮮當大雅宏
達其有以教之矣

太歲考敘

太陰者太歲之別名也古人言太歲太陰者皆合爲一近時錢
曉徵先生始分爲二其說謂太歲起子太陰起寅太陰在太歲
前二辰遂與爾雅太歲在寅之文相戾孫淵如觀察謂太陰與
太歲無異而不考太初元年歲星在丑乃誤以攝提格爲歲星
在寅之號許周生兵曹爲說以正之而分太歲大陰爲二仍與
錢說無異揆厥所由皆以漢志太初元年太歲在子與上文攝
提格之歲建辰絕異求其說而不得則或以攝提格爲太陰或
以攝提格爲歲星在寅以別於在子之太歲耳今詳考漢志文

義乃知在子爲在寅之譌太初元用甲寅其原出於殷術而隔次同次爲太歲應歲星之二法法異而名則同不揣樸昧輒爲太歲考廿八篇而繫之以表以質於綴學之士云

文集

經籍纂詁敘

訓詁之學發端於爾雅旁通于方言六經奧義五方殊語既略備于此矣嗣則叔重說文稚讓廣雅探賾索隱厥誼可傳下及玉篇廣韻集韻亦頗蒐羅遺訓而所據之書或不可考且舊書雅記經史傳注未錄者猶多至於網羅前訓徵引羣書考之著錄家罕見有此惟舊唐志載天聖太后字海一百卷諸葛穎桂苑珠叢一百卷新唐志載顏真卿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自古字書韻書未有若此之多者意其詳載先儒訓釋是以卷帙浩

繁而惜乎其書之已逸也曩者戴東原庶常朱笥河學士皆欲纂集傳注以示學者未及成編吾師雲臺先生欲與孫淵如編修朱少河孝廉共成之亦未果及先生督學浙江乃手定體例逐韻增收總彙名流分書類輯凡歷二年之久編成一百十六卷展一韻而眾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皆存尋一訓而原書可識所謂握六藝之鈐鍵廓九流之潭奧者矣夫訓詁之旨本於聲音揆厥所由實同條貫如周南關雎篇左右芼之傳訓芼爲擇後人不從而不知芼苗聲近義同左右芼之之芼傳以爲擇猶田苗蒐狩之苗白虎通以爲擇取爾雅芼搯也亦與擇取之義相近也召南甘棠篇勿剪勿拜箋訓拜爲拔後人不從而不知拜與拔聲近而義同也邶風柏舟篇不可選也傳訓選爲數後人不從而不知選算古字通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鄭注

論語何足算也以算爲數正與此同義也新臺篇籩簋不鮮箋訓鮮爲善後人不從而不知爾雅鮮省二字皆訓爲善正是一聲之轉且下云籩簋不殄殄讀曰腆其義亦爲善也小雅采芣篇六日不詹傳訓詹爲至後人不從而不知詹之爲至載於爾雅乃古之方言是以方言亦云楚語謂至爲詹也曲禮急繕其怒鄭讀繕爲勁後人不從而不知繕之爲勁乃耕仙二部之相轉猶辨秩東作通作平秩平平左右亦作便蕃左右也學記術有序鄭注云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後人不從而妄改爲州而不知術遂古同聲故月令審端徑術注云術周禮作遂也若乃先儒訓釋偶疏而後人不知改正者亦多有之如易屯六二女子貞不字陸績訓字爲愛已覺未安至宋耿南仲誤讀女子許嫁笄而字之文遂以字爲許嫁更不可通不如虞翻訓爲妊娠之

善也堯典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傳訓烝烝乂爲進進以善自治頗爲不辭不如蔡邕九疑山碑讀以孝烝烝爲句且依廣雅烝烝孝也之訓爲善也皋陶謨萬邦作乂禹貢萊夷作牧雲夢土作乂史記夏本紀皆以爲字代作字文義未安不如用詩駉篇傳訓作爲始之善也禹貢嶠夷既略傳謂用功少曰略乃望文生義不如訓略爲治之善也康誥遠乃猷裕乃以民寧傳讀猷字爲句而訓猷爲謀不如斷猷裕爲句而用方言猷裕道也之訓爲善也詩鄘風定之方中篇匪直也人檜風匪風篇匪風發兮匪車偁兮小雅小旻篇如匪行邁謀箋並訓匪爲非不如用左傳杜注訓匪爲彼之善也王風中谷有蓷篇暵其濕矣傳篇並解爲水濕與暵字之義相反不如讀濕爲暵用通俗文欲燥曰暵之善也魏風陟岵篇行役夙夜無寐傳以爲寤寐之

寐不如讀寐爲沫而用楚辭注沫已也之訓爲善也小雅南有嘉魚篇烝然罩罩烝然汕汕傳依爾雅云罩罩篚也汕汕櫟也不如說文訓爲魚游水貌之善也菁菁者莪篇我心則休釋文正義並以休爲美不如用國語注休喜也之訓爲善也北山篇我從事獨賢箋以爲賢才之賢不如毛傳訓賢爲勞之善也苑柳篇無自暱焉傳訓暱爲近與無自療焉之文不類不如廣雅暱病也之訓爲善也都人士篇序衣服不貳從容有常鄭訓從容爲休燕不如緇衣正義訓爲舉動之善也大雅縣篇日止日時箋訓時爲是與日止異義不如訓時爲止之善也卷阿篇有馮有翼傳云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不如訓爲馮馮翼翼滿盛之貌爲善也民勞篇無縱詭隨傳云詭人之善隨人之惡以疊韻之字而上下異訓不如讀隨爲譎而訓爲詭譎之善也雲漢篇

昊天上帝則不我虞箋訓虞爲度文義未允不如訓爲有與助之善也月令養壯佼正義以佼爲形容佼好與壯異義不如訓佼爲健之善也桓十一年左傳且日虞四邑之至也昭六年傳始我有虞于子杜注並訓爲度不如訓爲望之善也宣十二年傳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杜訓既爲盡不如讀既爲鑒用標有梅詩傳鑒取也之訓爲善也襄二十五年傳馮陵我敝邑不可臆逞杜訓臆爲度逞爲盡不如訓爲盈滿之善也後人覽是書者去鑿空妄談之病而稽于古取古人之傳注而得其聲音之理以知其所以然而傳注之未安者又能博考前訓以正之庶可傳古聖賢著書本旨且不失吾師纂是書之意與

附錄

先生年十歲時石臞先生以朱子童蒙須知命手錄置案頭省

覽暇則講解朱子小學佐以呂新吾小兒語俾知寡過之方年
過二十有五又示以爾雅方言說文之學俾由此以通經訓至
於古近體詩古文時藝亦必使取法乎上

石臞
行狀

道光七年先生充武英殿副總裁有旨刊修康熙字典先生以
字典一書蒐羅繁富爲字學之淵藪惟卷帙浩繁當年成書較
速纂輯諸人迫於期限於援據間有未及詳校者奏請考據更
正凡校正二千五百八十八條輯考證十二卷分條註明各附
案語同事諸人皆推重先生學問謂有先生校訂可以無俟他
人故更正之條出自先生手者十居八九

行
狀

阮雲臺經義述聞序曰我朝小學訓詁遠邁前代至乾隆間惠
氏定宇戴氏東原大明之高郵王文肅公以清正立朝以經義
教子故哲嗣懷祖先生家學特爲精博又過於惠戴二家先生

經義之外兼覈諸古子史哲嗣伯申繼祖又居鼎甲幼奉庭訓
引而申之所解益多著經義述聞一書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
旁徵曲喻而得其本義之所在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
固如是數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

經義述
聞序

又經傳釋詞序曰高郵王氏喬梓貫通經訓兼及詞氣昔聆其
終風諸說每爲解頤乃勸伯申勒成一書今二十年伯申侍郎
始刻成釋詞十卷元讀之恨不能起毛孔鄭諸儒而共證此快

論也

經傳釋
詞序

龔定庵曰自珍平日所聞於公者曰吾之學於百家未暇治獨
治經吾治經於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夫三代之語言與今之
語言如燕越之相語也吾治小學吾爲之舌人焉其大歸曰用
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而已矣又聞之公曰吾用小學校經有

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書體六七變寫官主之寫官誤吾則勇
改孟蜀以降槧工主之槧官誤吾則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
聲音文字而改經以不誤爲誤是妄改也吾則勇改其所改若
夫周之沒漢之初經師無竹帛異字博矣吾不能擇一以定吾
不改假借之法由來舊矣其本字什八可求什二不可求必求
本字以改假借字則考文之聖之任也吾不改寫官槧工誤矣
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羣書無佐證吾懼來者之滋口也吾
又不改

龔自珍
撰墓表

汪孟慈云王先生引之以所著尙書古義寄質先君先君驚歎
不已爲王先生懷祖書楹帖云清節王陽仍令子說文許慎有
功臣蓋先君論次當代通儒姓氏僅八人而王氏有二焉

汪容
甫年譜

王先生壽同

王壽同字子蘭石臞孫伯申季子由拔貢援例爲刑部郎中道
光甲辰成進士歸本職出爲湖北漢黃德道咸豐二年粵匪陷
岳州巡撫調先生入省武昌陷力戰死之子恩晉亦從殉先生
幼穎異舉止安詳嘗侍石臞側質疑辨難得其歡心於三世遺
藁片言隻字必繹而通之石臞著釋大一書尤能力求其解爲
說以示後學著有釋采經義證考述聞拾遺雜志拾遺守城日
錄古韻蠡測觀其自養齋雜記諸書兵燹中藁多散失僅存者
有燼餘錄若干冊

參子思錫等撰行
狀 陳奐撰墓志

觀其自養齋燼餘錄

畚汪孟慈脩禊說

奉手教謂說文無禊字古以何字通借禊字見於先秦兩漢者

何書案蔡邕月令章句故因是乘舟禊於名川也史記外戚世家武帝祓灞上徐廣注三月上巳臨水祓除謂之禊張衡南都賦暮春之禊杜篤有祓禊賦風俗通禊者潔也此漢代禊本字至通借之字先光祿廣雅疏證云續漢書禮儀志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與禊通是絜卽禊之通借字論語浴沂艸佗浴沂案論衡明雩篇浴乎沂涉沂水也又曰論說之家目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城二月尙寒安得浴而風乾身論語筆解浴當爲浴字之誤周三月夏之正月也堅久未解安有浴之理哉是漢唐之儒皆目浴沂於義未安故不从浴字之訓竊謂浴浴音近而形夾近侶昇其目地有溫泉曲爲之解何如訓浴之爲得且經明言浴沂沂非溫泉若所浴別一溫泉經又不應言沂水矣

祓字之義有謂除穢穢者見荆楚城時記謂除氣穢者見湘素稌記謂除氛穢者見余雅翼其義皆本韓詩案祓之言拂也除也余雅祓福也孫注祓除之福左氏昭十八年傳祓禳於四方注謂祓禳皆除凶之祭說文夾曰除凶祭廣均訓祓爲除災求福皆曰祓除爲義訓祭名者曰除凶爲義昇韓詩所言秉蘭艸拂不祥之說相表裏字又通佗弗詩曰弗無子注弗之言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詠而歸艸佗饋論衡同案歸饋古今字論語歸女樂歸孔子豚艸皆佗饋論衡載歸孔子豚夾佗饋又儀禮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聘禮記夕夫人歸禮注竝云今文佗饋荀子使相歸移也注歸佗饋書序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佗歸禾史記作餽餽卽饋皆其證也溱澣二字說文竝見案溱水有三不止溱澣有別一日新艸之溱說文澣水出艸國詩

日澮昇洧水經澮水出艸縣西北平地酈注曰爲卽澮昇洧之
澮明統志洧水出密縣東會澮水爲雙洎河是二水合流明代
尙有其迹則詩澮洧之澮其水道卽說文水經所指澮水無疑
而其字呂襄裳詩均求之則仍當作澮段氏釋詩已有定說竊
謂兩水有同一名者一水亦有兩名者如桂陽有湟水金城大
有湟水金城湟水說文作湟桂陽湟水山海經及西漢書多作
湟惟考漢地理志洽湟及注皆作湟說文大作湟南海澮水說
文作澮而艸國之澮毛詩孟子皆作澮洧惟水經注載國語主
茅騄而會澮洧字作澮說文大作澮疑叔重於兩水同名者於
一水兩名者則一取異文以別之澮洧之作澮其大猶湟之爲
湟昇一日朗陵之澮水經汝水注云澮水出浮石嶺北青衣山
大謂之青衣水東南徑朗陵縣故城西又南屈徑其縣南又東

北徑北宜春縣故城北東北徑馬香城北又東北入汝案左氏
僖公五年傳江黃道柏杜注道國在湯安縣今確山縣南元和志道
城在確山縣東北二十里左傳成公五年晉侵蔡楚救蔡禦諸
桑隧杜注朗陵東有桑里春秋文公三年晉人伐沈注平輿縣
有沈亭定公四年蔡威沈昭十一年楚威蔡史記秦始皇二十
一年李信伐楚攻平輿魏書平輿有馬鄉城是澮水所經北宜
春平輿今汝陽縣朗陵今確山縣其地屬道屬沈屬蔡屬楚并非艸地則
此水昇澮洧之澮無涉矣一日中宿之澮說文澮出桂陽臨澮
入澮卽澮字之誤水經注大謂澮水出臨澮縣西南東至曲江過澨
陽出澨浦關南入於海其說水源昇說文合案山海經云澮水
出臨澮西南而東南注於海入番禺西可證道源臨澮西南而
入海者是澮水非澮水也輿地紀勝秦水源出清遠縣秦山縣

志謂之漆源山在縣西二十五里漆水出焉

漆書地理志漆皆作秦

是漆

水發源清遠於漢爲南海郡中宿非桂陽郡臨沚也呂今水道攷之肄水出桂陽州臨沚縣徑韶州府曲江縣昇湏水合大名湏江流入英德縣南湏水來注之地在臨沚南四百餘里又流徑清遠縣南漆水來注之其地在肄水發源下游六百餘里在湏水入肄下游二百餘里故山海經云湏即水出桂陽西北山東南注肄水水道提綱北江下云湏水既合湏水出清遠縣有漆水自西北漆源山來會之若出臨沚者是漆非肄則湏水當日入漆不當曰注肄今山海經釋湏水但曰注肄初不及漆可見清遠呂北之水固無名漆者北道平衍水道今古或殊南方多山谿流終古不改呂今證古其源流皆昇山海經合自說文水經呂肄爲漆而酈注乃合漆於肄呂入湏江下游名其上游

之水於是肄水不彰而漆源大誤矣蘭之訓蘭見漆洧澤陂毛傳漆洧釋文云蘭韓詩云蓮也案韓詩內傳云方秉蘭兮又曰眾士眾女執蘭而祓除內傳既徑作秉蘭不當又訓作蓮釋文當是緣澤陂詩而誤又蘭字通作蓼大訓爲蘭見眾經音義陸佃云蘭艸闌止不祥一名蘭蘭呂閒之蘭呂闌之同是皆訓蘭爲蘭也澤陂詩顰箋云蘭當爲蓮細繹顰說不訓爲蓮而曰當爲蓮知蘭是蘭字本訓而蘭之爲蓮乃是破字余雅荷其莖茄其葉蓮其本蓼其華菡萏其實蓮余雅多釋詩从顰作蓮則澤陂三章正昇余雅合若从蘭字本訓蘭非水艸不生於澤且昇上下章不類韓詩曰蘭蓮也御覽九百七十五載有蒲昇蓮顰說蓋本於韓詩又經傳蓮字絕少漢魏時或偕苓字枚乘七發蔓艸芳苓曹植七啟寒芳苓之巢黿注呂爲古蓮字蓋呂音近

相偕也目上各條就管見所及者書目奉畲若蒙不棄而辱教焉感甚幸甚

石臞交游

盧先生文昭 別爲抱經學案

朱先生筠 別爲二朱學案

程先生瑤田 別爲讓堂學案

錢先生大昕 別爲潛研學案

段先生玉裁 別爲懋堂學案

孔先生廣森 別爲臯軒學案

孫先生星衍 別爲淵如學案

阮先生元 別爲儀徵學案

臧先生庸 別見玉林學案

江先生有誥 別見懋堂學案

顧先生廣圻 別見義門學案

汪先生中 別爲容甫學案

劉先生台拱 別爲端臨學案

賈先生田祖

賈田祖字稻孫號禮畊高郵人廩膳生好學多所涉獵喜左氏春秋未嘗去手旁行斜上朱墨爛然有春秋左氏通解善爲詩發言深摯與石臞及李成裕友三人鉤析經疑閒以歌詩往牒舊聞汎演旁出

參汪中述學

李先生惇

李惇字成裕一字孝臣高郵人久困諸生籍以高第將貢於國學其前夕執友賈田祖死遂不入試而親棺殮以歸之乾隆庚

子成進士注選知縣先生治諸經通敏於詩春秋尤深作解義數十條義並精審晚好厯算得梅氏書盡通其術時古學大興江以北石臞爲之唱先生和之汪氏中劉氏台拱繼之並才力所詣各成其學雖有講習不相依附先生於年爲長三人者兄事焉

參汪中述學

附錄

石臞序羣經識小略曰羣經識小者李進士成裕之所作也余與進士交最久進士好學深思必求其是不惑於晚近之說而亦不株守前人如皋陶謨之夏擊搏拊禹貢之漆沮甘誓之六卿洪範之子孫其逢邶風之濟盈不濡軌齊風之展我甥兮周官之諸侯封地攷工記之軹喪服之出妻之子爲母檀弓之期而猶哭及悼公之喪左氏傳僖十四年之虢射定四年之豫章

其說皆確不可拔其有先儒說本不誤而後儒輒生異義者必申明舊說以決其是非其最爲謾劣者若陳氏之禮記集說及近世之四書講章皆直指其繆不使貽誤後人而各經中飲食衣服宮室器皿之制皆攷定精審而言之鑿鑿故能以古義之宏深啟後學之錮蔽

江子屏曰昔年君往江陰留宿藩家然燭豪飲議論史事君朗誦史文往往達旦明日藩取史文核之一字不誤也藩年少好詆訶古人君從容誦藩曰王子雍有過人之資若不作聖證論攻康成豈非醇儒哉

漢學師承記

朱先生彬

朱彬字武曹一字郁甫寶應人乾隆乙卯順天舉人幼有至性年十一喪母哀毀如成人長丁父憂殮葬盡禮三年蔬食居外

時祖母劉尙存寒暑飲食盡心調護同懷兄早殤與羣從兄弟友于甚篤治經確有心得於訓詁聲音文字之學用力尤深所著經傳考證八卷禮記訓纂四十九卷游道堂詩文集五卷白田風雅二十四卷道光十四年卒年八十有二子士彥吏部尙書諡文定

參儒學傳彙

禮記訓纂序

漢藝文志云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記一百三十一篇景十三王傳稱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鄭康成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小戴授梁人橋仁楊榮子孫由是小戴有橋楊之學後漢書橋玄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

曰橋君學是則禮記傳授遠有端緒如是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引陳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十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儒翕然信之然大戴禮哀公問投壺小戴記亦列此二篇他如曾子大孝篇見於祭義諸侯饗廟見於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於聘義本命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見於喪服四制則非小戴刪取大戴書甚明孔冲遠樂記正義亦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在劉向前矣觀此則自漢以來無謂小戴刪取大戴以成書者唐初詔孔氏作正義禮記最爲詳贍凡所徵引如二賀氏庾氏以及皇氏熊氏之說備著於篇自唐類禮已亡後之釋經者多苦其文繁惟宋末衛正叔集說始釋全經然詳於議論而略於訓故元吳草廬禮記纂

言割裂刪并自成一書不可頒在學宮以時習肄余束髮受書病陳氏集說之疏略本朝經學昌明詔天下諸生習禮記者兼用古注疏於是洪哲俊彥之倫鑽研經義遐稽博考蓋彬彬矣不揣樸昧年逾知命始取爾雅說文玉篇廣雅諸書之故訓又刺取北堂書鈔通典太平御覽諸書之涉是記者虎觀諸儒所論議鄭志師弟子之問答以及魏晉以降諸儒之訓釋撮其菁英以爲輯略管窺蠡測時有一得亦附於編鄭君注禮如日月之在天江河之行地而千慮之失亦閒有之後儒規其闕失補其瑕閒用是知經傳之文非一人一家之學所能盡也唯大學中庸不加訓釋仍依鄭注列經文於次以還四十九篇之舊焉

文集

釋大

尙書中凡言大者皆辭也辭者可有可無之謂盤庚永敬大恤大誥爾多邦康誥四方民大和會天乃大命文王民情大可見時乃大明服大傷厥考心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造民大譽大放王命酒誥我民用大亂喪德爾大克羞者惟君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洛誥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其大惇典殷獻民多士天大降喪于殷大淫泆有辭予大降爾四國民命今朕作大邑于茲洛君夷大弗克恭上下亦大惟艱監于殷喪大否多方我惟大降爾命乃大淫昏乃大降罰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大不克開大淫圖天之命大動以威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乃不大宅天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大遠王命費誓汝則有大刑無大字皆可

通不但此也不亦訓大皋陶謨惟動不應後志盤庚王用丕欽
民用丕變丕乃敢大言以丕從厥志予丕克羞爾高后丕乃崇
降罪疾先后丕降與汝罪疾丕乃告我高后作丕刑于朕孫丕
乃崇降弗祥大誥弼我不丕基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汝丕遠
惟商者成人梓材庶邦丕享召誥其不能誠于小民丕若有夏
歷年洛誥丕視功載公稱丕顯德多士丕靈承帝事無逸否則
侮厥父母石經否作不古字通也不不古時人不則有愆否則
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君夷丕承無疆之恤在讓後人于丕
時多方罔丕惟進之恭立政陟丕釐上帝之耿命嚴惟丕式用
丕式見德丕乃俾亂文侯之命嗣造天丕愆無丕字皆可通不
但此也誕亦訓大盤庚誕告用亶汝誕勸憂大誥誕鄰胥伐于
厥室肆朕誕以爾東征康誥誕受厥命酒誥誕惟厥縱淫佚于

匪彝誕惟民怨洛誥誕保文武受民多士誕罔顯于天誕淫厥
洪君夷誕無我責多方有夏誕厥逸誕作民主康王之誥誕受
嗇若無誕字亦可通生民之詩誕彌厥月以下誕字凡八見皆辭也又推廣言之洪宏
皆大也盤庚用宏茲賁洛誥宏朕恭多士惟爾洪無度多方洪
惟圖天之命洪舒于民顧命宏濟于艱難無洪宏字皆可通又
如純亦訓大君夷天惟純祐命亦惟純佑秉德文侯之命侵戎
我國家純無純字亦可通淫亦訓大召誥其惟王勿以小民淫
用非彝費誓今惟淫舍牯牛馬皆辭也至毋無弗勿等字解經
者不知爲辭助泥于一字之義輒如治絲而棼知其爲辭則經
之可通者十六七矣作釋大

附錄

石臞序經傳考證曰武曹以所作經傳考證見示余讀而善之

其中若書之朋淫於家一無起穢以自臭予仁若考以修我西
土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及釋大一篇詩之維葉莫
莫秩秩斯干如竹苞矣如松茂矣矧敢多又厥猶翼翼居然生
子辭之懌矣民之莫矣禮記之疑女於夫子非意之也左傳之
憂必讎焉不蓋不義寶龜僂句五叔無官論語之食饘而餬二
句微子去之二句孟子之堯之於舜也一節以及光字方字弔
字焉字亦不誕洪諸字皆揆之文義而安求之古訓而合采漢
唐宋諸儒之所長而化其鑿空之病與拘牽之習蓋非置前人
之說而不之用乃師前人之說而善用之者也至其援據之確
搜討之勤非用力之深且久者不能有是是可謂傳注之功臣
矣

林少穆序禮記訓纂曰先生承其鄉先進王氏懋竑經法又與

劉端臨台拱王石臞念孫伯申引之父子切劘有年析疑辨難
奧窔日闢故編中採此四家之說最多復旁證國初訖乾嘉間
詁家之書亦不下數十種而仍以注疏為主擷其精要緯以古
今諸說如肉貫串其附以己意者皆援據精確發前人所未發
不薄今而愛古不別戶而分門引掖來學之功豈淺鮮哉先生
舊有經義考證八卷刊入皇朝經解中茲編成於晚年復有改
定如考證解越國而問焉謂致仕之臣問於他國茲仍從正義
作他國來問考證解視瞻毋回謂毋回邪茲仍從正義作不得
迴轉考證解及葬奠而后辭於殯駁鄭注殯當爲賓茲則仍依
鄭說考證解立容辨爲分辨茲仍從注讀爲貶其他類此者尙
多蓋年益高學益邃心亦益虛不專以一說而矜創解然則訓
纂之與考證正如朱子集注之與或問可以參觀互證也

宋先生綿初

宋綿初字守端高郵人乾隆丁酉拔貢歷官五河清河訓導邃經術尤長於說詩著韓詩內傳徵四卷又有釋服二卷子保字定之廩生精聲音訓詁之學著諧聲補逸二卷

參揚州府志

文簡弟子

李先生貽德

別學案

龔先生自珍

別爲定盒學案

胡先生培暈

別見樸齋學案

案高郵父子及門傳業者殊尠次白定庵竹邨文簡典鄉會試所得士而經術淹通不媿其師門者

武曹家學

朱先生士端

朱士端字銓甫道光辛巳舉人官廣德州訓導父毓楷著讀書解義於曾子十篇及許鄭朱子之學研究甚力先生少受業於從父武曹後親炙於高郵王石臞故小學最精嘗以二徐本說文互勘斟正後儒刪改之失又以鐘鼎彝器文字證明許氏所列古籍所得爲多著有彊識編說文校定本宜祿堂收藏金石記吉金樂石山房詩文集各若干卷

參成孺撰寶應儒林傳

清儒學案卷一百一終

